

恩 福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19 N.1 總 70 2019/01

BLESSINGS



列國的爭鬪：

分歧時代的信仰與政治 P. 2

How the Nations Rage:
Faith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Age

公共神學一探 P. 12
An Inquiry into Public Theology

在癌病中與神同行 P. 30
Walking with God While Fighting Cancer



newenfu.org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馬書5:3-5)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列國的爭鬧——分歧時代的信仰與政治 2
How the Nations Rage: Faith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Age 劉良淑摘譯
- 在逆境中往前走 封底
Pressing on in Adversity 蘇 卿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政治倫理學的視野 9
A Political Ethics Perspective 李 泉
- 奧古斯丁雙城記的卓見 10
Brilliant Insights of Augustine's Two Cities 楊 硯
- 公共神學一探 12
An Inquiry into Public Theology 馬 麗
- 基督教學者訪談(1) Dr. Richard Mouw
在公共對話中操練有確信的修養 15
*Interviews with Christian Scholars (1):
Dr. Richard Mouw, Practicing Convicted
Civility in Public Dialogues* 馬 麗
- 書評：城市化的危機與盼望 17
Book Review: *Urbanization's Perils
and Promise* 危 舟
- 倪柝聲三元人論評述 20
(聖經人論與成聖路徑，3之2)
A Criticism on Watchman Nee's
Trichotomism (*Biblical Anthropology
and Sanctification, 2/3*) 呂 居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初返故土服事的淺思 24
A Returnee's Reflections on Ministry in China 舍 禾
- 傳福音給這一代：新人之家的故事 27
Evangelizing This Generation:
Story of the New Life Fellowship 資料：何藝
- 爭戰與蒙恩的一年 28
A Year of Battles and Gratitude 薩林娜
- 在癌病中與神同行 30
Walking with God While Fighting Cancer 沈 穎

恩福

Blessings, Vol. 19, No. 1, January, 2019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19年1月 第十九卷第一期 總70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Contributing Editor: Zhiqiu Xu, Mary Ma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Wanru Huang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特約編輯 徐志秋 馬麗
編輯／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黃琬茹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15(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26頁
奉獻支票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Tel/Fax: (949) 556-3033
E-mail: enfu1994@gmail.com
Website: newenfu.org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台北代理：致福感恩文教基金會 黃暄筑 T:8780-1011*204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newenfu.org/大眾傳播/出版品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FM

異象 推動文化宣教 耕耘華人心田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陳宗清、蕭康、許蒙惠、駱傑雄、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琬
陳愛光、陳政、劉哲沛、朱漢同、郭英調、許基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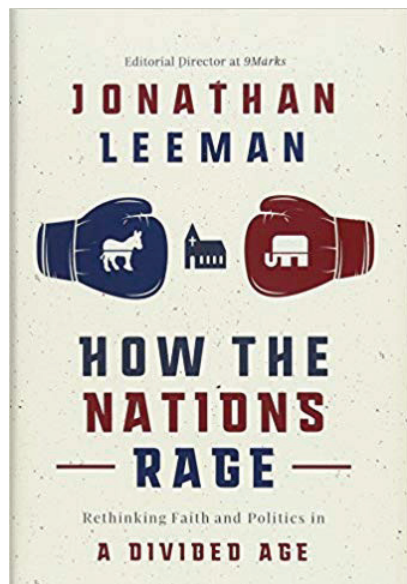
Our Vision: Ploughing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Preparing Hearts for the Gospel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列國的爭鬧

分歧時代的信仰與政治



本書是要幫助美國的基督徒再思信仰與政治的關係，預備打屬靈的仗，並且先把對政治的期望實現在教會中。社會未來的好壞可能與基督徒的努力無關，但神的兒女必須盡力去尋求公正，愛護鄰舍，並以智慧來行這一切。

1 爭鬧的美國，不變的教會

美國正處於身分認同的危機之中。過去，左派右派還可以講道理，但如今只是相互咆哮。根據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主黨比二十年前更靠左，共和黨則更靠右。彼此都認為對方是國家福祉的威脅。

2016年選舉時，教會內若有人立場不同，就會爭得面紅耳赤，情緒溫度飆昇，關係逐漸破壞。其實，這不僅是選舉年才有的現象。

過去幾十年，基督徒在文化層面節節敗退：1973年墮胎合法、1984年電視劇渲染同居、1989年童書出現同性家長的故事、90與00年代同性戀節目愈來愈普遍、2004年麻州通過同性婚姻法、2015年成為全國性法案，等等。基督徒感覺被擠到社會邊緣。

2 公共場所：並非中立地帶，而是諸神的戰場

現在美國人常講文化爭戰；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宗教爭戰；因為所有觀點、所有主張的根源，都與我們敬拜的對象有關。例如，沒有一條法律背後沒有道德觀；參議會司法委員會的投票、最高法院的決定等等，背後都有世界觀。而世界觀

HOW THE NATIONS RAGE

Rethinking Faith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Age

Jonathan Leeman

劉良淑摘譯

與道德的準則，都是神祇在決定。因此，靈性中立的政治並不存在。憲章與法律是神祇爭勝或妥協的結果。

「美國實驗」的來由

美國人自小被告知，開國元老如何謹慎地區分政治與宗教。教會裡一般也盡量把這兩者分開。大部分基督徒認為，政治與宗教在某些地方可以重疊，但大部分應該分開。

在歷史上，基督教國家曾經實施政教合一，但問題重重。十六世紀改教運動興起，宗教與政治逐漸被區隔。到十八世紀末，一位浸信會牧者主張：「讓人人……按他自己的信心去敬拜；……而政府應當保障人人都能這樣作。」

所謂的「美國實驗」，就是：各種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一起來建立一個政府，基礎是彼此認同的普世原則。它有如契約，其中至少包括五個條款：(1) 政府「經由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擁有正當的治理權」；(2) 宗教自由；(3) 各種形式的自由與平等；(4) 公平乃是權利；(5) 教會與政府分離。

開國元老所處的社會，宗教性很強。他們視為當然的自然律，包括：神存在、每個人要先對神負責再對政府負責等。他們彷彿汽車的設計者，假設開車的人都是優良駕駛，並沒有考慮如果駕駛差勁怎麼辦。他們想把宗教與政府分開，但可惜真相乃是：我們在開車時，無法不代表自己的神祇。

基督信仰被擠出公共場所

其實公共場所只是把「有組織」的宗教排除在外；但無名的偶像卻可以進來。這就好比公共場所進門之處有一個探測器，像機場的金屬探測儀，是用來測宗教的。若進來之人所持的想法明顯有「神」為背景，探測器就會響，他就遭排除；但它卻測不出「偶像神祇」。結果，得以進入公共場所的人，持世俗主義、物質主義、達爾文主義、沙文主義、法西斯主義等；難怪公共場所向世俗一面倒。

特洛伊木馬的比方也可以說明這種假象。把政治和宗教區隔，其實只是把組織性的宗教擋在城外；但偶像神祇卻被藏在木馬中，運進城內。其實，美國的人權、平等、自由的三大標誌性主張，

墮落的政治是以自我為神的必然結果；新心（或新造）的政治則是從敬拜神而來。
Fallen politics is the inevitable outcome of self-deification; new-heart (new-creation) politics comes from worshipping God.

都會變成特洛伊木馬。

今天，在公共場所唯一可用的道德詞彙，是與人權、平等、和自由相關的用語。然而，對宗教和道德標準截然不同的人而言，這類詞彙恰恰難作有效的溝通。

誤用政教分離的危機

一個人帶進公共場所的事，必定會代表自己的信仰。換言之，宗教和政治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教會和政府是神所設立的兩個不同機構，不能混為一談；因此教會與政府應該分離——這是針對基督教各宗派最佳的處理。

然而，非基督徒並沒有教會。他們講的「政教分離」，是指：不要把你的宗教信念和道德觀加在我身上，因為那些來自你的教會。但是，他們豈不是也同樣不能把他們的理念強加於我們？可是他們沒有正式的「教會」，他們的神祇沒有名字。法律沒把偶像與政治分離的規定！

今天，世俗進步主義透過立法和司法來逼迫基督徒，而公立學校與教育政策更成為他們訓練門徒的管道。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公立學校的教材逐漸偏離基督教思想，朝向自然主義；二次大戰後，世俗進步主義成了主流。

艾柏塔德（Mary Eberstadt）在《相信很危險》（*It's Dangerous to Believe*）一書中指出，猶太—基督教式的正統信仰已被世俗信仰取代，它的首要原則為：自由可被定義為自我的意願；其次為：追求享樂是至大的善。從前的罪人成了今天的聖人；從前的罪成了今天美德與自由的表彰。

3 心：不是自我高舉，而是重生稱義

政治有個人和團體兩方面。在同一個團體裡，個人會互相競爭；但當兩個團體競爭時，其中的個人便會一致對外。在歷史上，國與國之間常不停爭戰；然而詩篇2:2說，君王會「一同商議」，要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如此看來，史上最大的政治鬥爭，將是諸國聯手來與彌賽亞抗爭。

人總想為所欲為。墮落的政治從人心開始，把人的敗壞展示無遺。「自義」（self-justification）即是為自己所要的事找理由。所有爭競、分爭、分裂、歧視、壓迫、戰爭，都是以「自義」為說詞。墮落的自我拼命要自顯為義。「自義」使人以為，我們有權在別人之上，可以統治、剝削、甚至毀滅他人。

新心的政治與教會的實踐

墮落的政治是以自我為神的必然結果；新心

（或新造）的政治則是從敬拜神而來。神曾透過耶利米應許會有這樣的政治（耶31:31,33-34），其中神是公義的王，所有百姓一起服事祂，一心遵行王旨。這個蒙贖的政治團體，根基乃是憐憫。



基督徒的政治生活必須從教會內部開始。教會是實踐場所，是讓世人觀看的模型。因信稱義的教義，讓人在參政時不再有爭戰與轄管之心；重生的心渴望真正的公義公平，因此這個團體能和平相處、生氣蓬勃、滿有公平。

邁向新心的政治

如何才能離開自義，邁向新心的政治？耶穌教導的八福提供了答案。

第一步：接受定罪

「哀憫的人有福了」。首先我們要承認：在神的律法面前，我們是有罪的。「自義」的理由必須放下，承認「我錯了」。

第二步：尋求神的赦免與祂的義

「溫柔的人有福了」，懂得倚賴神的義，自我才會從寶座上下來。謙卑尋求神的赦免，才能被祂稱為「義」。「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

第三步：彰顯憐憫尋求和平

「憐恤人的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美國今日的政治語言充滿刻薄、偽善。解藥無他，唯有改變人心。新心政治的起點，是明白自己已蒙憐憫，故必須以憐憫待人。

第四步：期待逼迫與稱讚

新心的政治從教會擴張的社會，但世人不見得會作出正面的回應。耶穌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不過，他又立刻說，人會因看見我們的好行為，而「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0,11,16）世人對新心的政治，會有或喜或恨的混合心態。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聖經更像一部大憲章，而不像法規條例。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the Bible is more like a Constitution, not a book of case law.

4 聖經：不是規條，而是憲章

基督徒必須按聖經的教訓而活。但在多元化的美國，基督徒不可能把信念強加於他人。聖經和政治究竟有何關係？而在教會內，若針對某個政治議題，信徒對聖經的解釋不同，如何能保持合一？牧者在這類情況下的角色又是什麼？對公共政策，政治家是否不宜請教神職人員？教會是否不應該告訴會友當如何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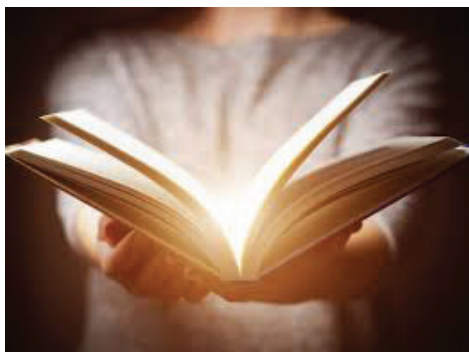
這類問題十分複雜。首先要問，從政治角度應如何看待聖經。其次，我們是否應透過政治活動讓非信徒接受聖經的教導。第三，基督徒在教會內可有多少不同意的空間。第四，牧者在這一切之中的角色為何。

聖經究竟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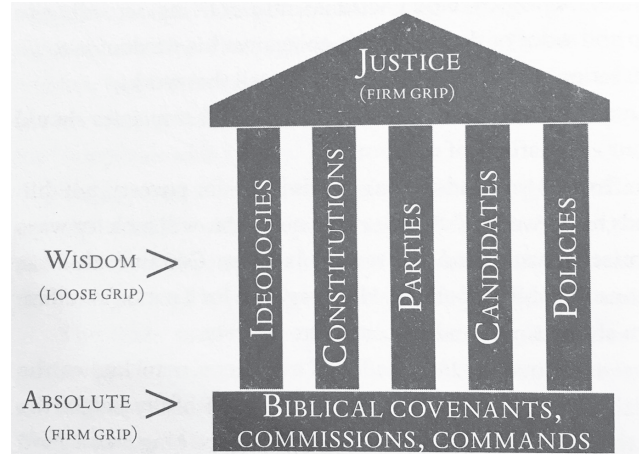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聖經更像一部大憲章，而不像法規條例。大憲章提供制定規章的原則，指明由什麼人來制定，及規章的目的為何。聖經是神的啓示，是判定一切行為、規條、思想的最高準則。聖經指示我們：一切事將會按公義公平的原則被檢視。

神分別賜權柄給政府、父母、教會三個機制。至於神要哪個機制執行哪些治理權，則需要我們來分辨。例如，神有沒有讓政府去責難所有性方面的罪？看來祂似乎沒有。但祂給教會權柄，要指斥這樣的罪，特別要在會友中糾正這種罪。但婚姻法與其他的犯罪法不同。基督徒拒絕支持同性婚姻，並不是將基督徒性倫理強加於他人，而是拒絕讓世界把它的性倫理強加在自己身上。

一方面，聖經是人類都當聽從的至高準則，這是律法的角度；另一方面，聖經的目標不是要建造國家，只不過讓人明白人生的方方面面，這是智慧的角度。區分律法與智慧，讓我們能明白怎樣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聖經。律法是一成不變的；智慧則是一種靈巧，讓我們懂得衡量是非，分辨好壞，找到被荊棘遮蔽的道路。律法與智慧的關係，就像遊戲規則和取勝的策略。



以建築作比方（見圖），聖經的聖約、命令、吩咐是基石；公平有如頂蓋；以上二者必須穩固。理念、憲法、黨派、官員、政策等都是柱子，屬智慧範疇，當靈活運用。



智慧是把聖經應用於政治的關鍵

今天大部分的政治問題，聖經裡都沒有提到。它們屬於智慧的範疇。聖經的政治哲學濃縮於列王記上3:28。聖經所關切的，是政府是否藉神的智慧來行公義。尋求神智慧的帝王，強過藐視神、追求愚昧和不公的民主。

箴言8章指出，治理者都要倚賴智慧。違背宇宙的定規就是違反神的智慧。箴言10:4講到懶惰的危害，如果福利制度造成懶惰，必帶來窮困。箴言29:7,14講君王的公平應及於困苦人，因此制度應避免架構性的不公，以免導致貧富懸殊。

直線事件是指：可以直接應用聖經的核心原則；例如墮胎。鋸齒事件則線條複雜而高低不平，需要多方面考量。例如，有關墮胎的立法，就複雜得多。對直線事件，教會可以直接講論，基督徒也應該有合一的看法。對鋸齒事件，則應容許基督徒有自由的意見，可以彼此辯論、說服。「在必要的事上保持合一，在非必要的事上容許自由，在所有事上存著愛心。」

如何從聖治角度來讀聖經？

1. 看清作者在向哪個立約群體說話

聖經有與世人之約，也有與選民之約，又有舊約與新約。如：十誡並不直接應用於教會；「愛你的仇敵」是指新約子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指國家不可以打仗。

2. 看清作者的用意為何

如，箴言說：「欠債的是債主的僕人。」用意不是否定住房貸款的政策，只是要警告人欠債的

聖經裡有兩種政府，一種知道自己在神的權柄之下，另一種則自視與神同等。
Two kinds of governments show up in the Bible: those who knew they were under God and those who thought they were equal to God.

危險。

3. 明白神給政府的權柄為何

我們需要問：神有否給政府權柄去作某件事？例如，有關人命的事政府有裁決權；然而，可否根據這點而主張全民醫保？就有辯論空間。

5 政府：不是救主，而是平台

有些基督徒會說，政治不重要，傳福音才重要。但這就像說，養孩子不重要，傳福音給他們才重要。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基督徒正面臨逃亡、改變信仰、或被殺的命運；蒙古可汗帖木兒殺掉七千萬人，讓亞洲的基督教一蹶不振；美國基督徒大享自由與平安。這些都與政治有關。

聖經裡有兩種政府，一種知道自己在神的權柄之下，另一種則自視與神同等。前者尊重神的子民，後者逼迫他們。沒有一個政府絕對好或絕對壞。神會用最好與最壞的政府來成就祂的旨意。不過，神的意思是要政府建立公平、和平、秩序的平台，讓祂的子民得以宣揚救贖的佳音。

政府權力的來源與目的

美國的傳統承認：政府的權力來自於神，以及百姓。有人以「社會契約」來比方，即：被治理的百姓同意按所立的規條來生活。開國元老在制定憲章時，雖然其中的基督徒認定權力的來源是神，但為了包容非信者，同意在憲章中不用宗教詞彙，並且把信仰定義為私人範圍。

聖經則明說，政府的權力來自於神；我們必須服從政府的義務也來自於神，而非契約。沒有一個政府能在神的律轄管之外（約19:11）。政府可以說是神的僕役，向百姓代表神（羅13:1,2,4）。根據聖經，政府有三個目的：

(1) 維護公平執行審判

由「一命抵一命」（創9:5-6）的原則顯明：罪與罰應當相稱。公平是神的要求。因此，刑罰不僅是為了報復，或防範未來的犯罪，或改造罪犯；乃是為了肯定生命的價值。公平的原則也可用於防範過度暴力；故政府不能濫用權力來殺戮。

(2) 成為和平、秩序、昌盛的平台

創世記9:1,7兩節夾住5-6節，顯示「生養衆多，昌盛繁茂」是神賜權柄給政府的目的。公平會導致秩序與昌盛（箴29:4;16:12,15）。

(3) 為救贖搭建舞台

好的政府為神的救贖大計搭建舞台。教會特殊恩典之工的成就，有賴普遍恩典與實際狀況。我們要為好的政府禱告，救恩的傳揚與此緊密相關。

政府的權限

基督徒應該努力把政府的權力限制於神所給的範圍之內。聖經從未表示神容許政府改變祂對婚姻的定義（創2:23-24;太19:4-6）。誠如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所言：「結婚的基本權並不包括讓國家改變婚姻定義的權力。」

宗教自由或容忍，也與政府權力有限密切相關。申命記13章只適用於摩西之約。聖經要我們容忍其他神祇；政府只得處理得罪人的事（創9:5-6）。國家與其國民必須容忍其他人敬拜與自己不同的神祇，除非這些神祇對個人或其鄰舍產生傷害。「傷害」是容忍的界線。然而，當下愈來愈多人以「情緒傷害」為由，來指控傳統道德準則；但基督徒律師應尋求客觀標準，而非主觀感受。

此外，政府沒有權執掌天國鑰匙，因此不能勉強人敬拜真神。耶穌把天國的鑰匙給了教會。

有關哪種政治模式比較好的問題，聖經並沒有直接的答案。聖經中沒有抽象的政府理念；而聖經中最好的政府，是最有智慧、最能公平處理不義的政府。教會需要好的政府，因此基督徒有機會就要發揮影響，督促政府。我們需要作三件事：為政府禱告，參與政事，並相信耶穌的得勝。

6 教會：不是遊說機構，而是天國使館

基督徒的政治是從耶穌開始，按祂的話來明白祂的旨意，透過勸人悔改，將神的義根植於人的內心，彰顯於教會的生活與團契。基督徒雖有意見不同，卻為合一而努力，尋求公平與正義的轉折點與亮光。這種政治成就會讓列國嫉妒。

教會的政治性

地方教會就像大使館，會員是基督國度的公民與大使，代表天國在地上。大使館不能指揮當



教會最有力的先知性政治語言就是福音的宣講。
The most powerful prophetic political language of the church is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地政府，但卻可以全權代表本國政府。在彼得承認耶穌是基督後，耶穌應允將天國的鑰匙給他（太16:16-19）；後來耶穌又把神國的鑰匙給地方教會（太18:18-20）。教會是一群真正跟隨耶穌的基督徒，定期奉祂的名聚會，宣揚福音，舉行聖禮。這些鑰匙讓地方教會擁有大使館式的權柄。

政府沒有權柄辨認哪些是神的子民，什麼是正確的教義，或教會的真假。政府的權柄是根據創世記9章，教會則是根據馬太福音16, 18, 和28章。

基督教不是個人的宗教，而是全體一起活出的生活。我們是一個身體，一個家，一座聖殿，一群羊，一群子民，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基督教本質上就具政治性。它要求在彼此相愛的情境中實踐公義的行為、公平的生活。

使徒行傳19章銀匠指控保羅的事，表明基督徒的生活可能導致經濟與政治的震動。然而，基督徒無意推翻政府或市場。由使徒行傳25、26章，非斯都大人對保羅作出不定罪的結論（25:25, 26:31）可見一斑。

基督徒的存在，對邪惡的企業與偶像不是好事；但信徒不會去拆廟宇、毀店舖。對於每個政府背後的偶像而言，教會是個挑戰；但教會不是要激起公民革命。因此，教會對當下的秩序既是一種威脅，卻又不是。

教會與政府和政黨的區分

教會應該與政府有所區分。教會最有力的先知性政治語言就是福音的宣講。不明白這一點，就不足以作教會領袖。歷史學家摩腓特（Samuel Moffett）雖稱帖木兒為「滅絕者」，但他指出，亞洲教會滅絕的根本原因，是教會不再傳福音。

教會最重要的政治見證，則是「活出教會」。改變人心比制定法規、選出官員重要得多。

教會不應該與某個政黨認同。牧師一般不應該肯定或否定黨派或候選人，因為聖靈所賜的牧職，是傳福音並指明順服神之路。牧者只可以用神的話來模造良心，而不可以用牧者自己的政治看法來影響人。

牧師並非不可以講論法規與政策。但很多時候，直接影響政策需要專業知識。美國基督徒常犯的錯誤，是在不該說的時候卻發表意見。其實，許多事是鋸齒事件，需要智慧；有專業知識，才有權柄發言。

不過有時候，教會的確應該直接對政策或候選人表示意見。如，教會在歷史上對於廢奴、民權沒有明確採取立場，是犯了罪；美國教會在歷史上

黑白分離的作法，是違反聖經的。雖然現在已經有改善，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有時候非信徒會稱讚基督徒的好行為，而有些教會開始追求這種稱讚，甚至以為自己的存在目標，是「更新城市，救贖文化，改變國家」。這是本末倒置。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雖然也會指教信徒怎樣作好公民，但敬拜才是終極的目的。教會若以改變文化為首要目標，就會失去自己改變文化的能力，這是派博牧師（John Piper）的精準觀察。

7 基督徒：不是文化戰士，而是天國大使

美國基督徒面對政治與公共場所，容易犯三個錯誤。



第一，置身度外，以為這是屬靈的作法。第二，妥協投降，

爭取朋友與政治地位。第三，世俗式的參與，主題正確但策略或態度不對（基督徒右派常犯此錯誤）。聖經不是要我們作文化戰士，乃是要我們作基督的使者。

耶穌在馬太福音22:15-22講論稅，在17:24-27曾要彼得去付稅。祂視地上國度有神所賦予的權柄，因此理當付稅。我們需要知道，當下是兩個世代的重疊期：墮落的世代與新造的世代。保羅在林前7章也是採用同樣的態度（21-22:31）。我們要尊重並服從今世政府的合理要求，但最終的委身與盼望乃在神的國。

以下12項功課，讓我們可以用基督使者的身分參政，而不是作文化戰士。

1. 參與教會：唯有在這裡，我們可以學習、演練、活出新的政治。
2. 敬畏神以得著智慧：納粹時期的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可為借鏡。
3. 順服並尊重政府：彼前2:17, 太22:21, 羅13:6-7, 作最好的公民。
4. 運用政治資源：在個人的本位上發揮作用，不可漠不關心。
5. 明白當下政治文化的價值觀（或偶像），尋找共同點：如，自由；但在其中要力求公平。
6. 辯論要實事求是：智慧必講求實用（王上

這些團體不再互相溝通，反正言語不同；同時，一個團體總把不平等的根源歸咎於其他團體。
These groups no longer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since they do not share common languages. Meanwhile, they always attribute the source of inequality to other groups.

3:28)；要把握聖經原則，越過黨派族群界線，以謙卑合作與恭敬抗議的態度來爭取公平公義。

7. 敢於在辯論中指向神：基督徒與世人有三個共同點，可以用來立論：路德式（良心）、MLK式（自然律）、社會學（統計資料）。但這些方式都缺乏真正的說服力（convincing）。我們還需要增加一個武器：坡旅甲式（直指神；註：坡旅甲是殉道的教父）。基督徒在公共辯論中若提到神，不僅是以基督為我們的王，更表明祂也是他們的王，儘管他們不承認（詩2:10-11）。這個作法也表明，公共場所只有宗教語言，因為它原是神祇爭雄之地。儘管坡旅甲式要付出代價，但「中立」乃是假象，我們要指出各人的神祇，陳明我們的神是真神，同時指向良心、自然律、統計資料，來說明祂的道路是上上之策。

8. 信仰堅定而態度良善：品格、內容、語氣都很重要（彼前2:12; 1:19-20; 西4:6）。

9. 切勿把對歷史的解釋說成神的作為：有時基督徒會說自己明白神在歷史裡的作為，這是不恰當的（申29:29）。我們不可以自己的智慧取代神的旨意。

10. 知道黨派的長處、弱點、與偶像化的作法：不要把黨派抓得太緊。按聖經分析，共和黨的長處是強調個人責任，不以政府為提供服務者；民主黨的長處則是替被剝削者發聲。就偶像化而言，共和黨會傾向自由主義，忽略架構問題，少照顧窮人、寄居者、少數族裔；民主黨則偏向把政府當成救主，要解決人生一切問題，提倡性自由、個人抉擇過於未出生者的權利。

11. 有時只能不服從政府：有時基督徒不得不選擇不服從政府。不過在作這樣的選擇之前，應當經過充分的諮詢。注意：無政府狀態會帶來更多的不公。

12. 為政府禱告：提前2:2。神子民的禱告是神行事的核心，在末日審判時，我們必知道禱告如何影響了世局。

8 公平：不僅是權利，更是合理

過去，美國治癒分裂的主要工具，是不斷重申對平等、自由、人權的信念。然而，是否只要全美國三億人都委身於自由、平等、人權，就可以一起成功地治理這個國家？答案是：不可能。美國歷史慘烈的內戰便是一個負面的例子。由於敬拜的神祇不同，因此各人對平等、自由、人權的觀念也不相同。



誰來決定平等

美國自建國以來，就認為平等即是尊重權利。法庭的功用之一，就是在人的權利互相衝突時，來作出定奪。把平等定義為尊重權利，似乎是很實用，但，事情沒那麼簡單。哪些權利是對的，要由誰或什麼來決定？不同神祇會有不同的看法。

以費爾勃朗（Chai Feldblum）為例。她是歐巴馬總統所委派的平等就業委員會主席，本身是女同志。她在1990年代致力推翻軍隊禁止同性戀，到2000年代則要求同性戀者能平等就業，導致基督徒糕餅業者不能拒絕為同性戀婚禮作蛋糕、基督徒旅館業者不可以不提供房間等。對她而言，「身分」至關緊要，是對錯的本源；同志的身分權利高過信仰自由的權利。

費氏的想法被稱為「身分政治」：人的生活與信仰是藉由所屬的團體（性別、種族、階級、性傾向或其他）來界定。所有對道德與政治的訴求，都可根據團體身分而來。從好處看，身分政治能為受迫害者發聲；也幫助人明白，各人可以從自己的角度發聲，無論是多數還是少數。

按照身分政治的說法，信念與道德都屬社會性的結構。一切意義、目的、價值、規範，都由所屬的團體來制定。而這些團體永遠共存，且互相爭戰。如此一來，再沒有人類共同性可言，因此這些團體不再互相溝通，反正言語不同；同時，一個團體總把不平等的根源歸咎於其他團體，而且大聲斥責，互相咆哮。

倘若把創造人類的神挪走，這便是自由、平等、人權最終的模樣。

按神的心意實現公平

聖經的公平具有五種性質：

1. 它導致審判。希伯來文的「公平」與「審判」可以互換，它是「審判」的應用。

2. 它導致公義。審判是要按神的公義來判斷。在聖經裡，公平與公義經常並存（詩89:14）

施展公平願景的起點，是自己的教會。
The starting point of a vision of Justice is from one's own local church.

，可以互相定義。

3. 它是一種平等。

4. 它是個人性、關係性的。公平從神開始，而三一神有位格，彼此有關係。

5. 它為一種約。聖經的公平是在立約之下。神與世人立下「普遍之約」，與選民立下「特別之約」。在不同的約中，公平的要求略有不同。

挪亞之約中提到傷人的事件，要求要公平處置。這是政府與公民都要遵守的。神按祂的形像造人，因此，傷害人等於傷害神。人因此而有價值。舉例來說，高中生輟學率和失業率提高時，政府應該介入，因為按神形像被造的人應該在知識和工作上都能成長。對窮人施行公義的政府，必能長久（箴29:7,14），因這類行為仿倣了神的公平（詩103:6, 140:12等）。

人的自然權利並非始於世俗，而是根據人是按神的形像所造。真正的公平是始於神的義，及祂對義的定義。公平就是做對（義）的事。先談義，再談權，這個次序至關緊要。換言之，我們總要問：為什麼某種權利是對的？是誰說的？倘若把神丟在一邊，任何人都可以決定對錯，就不可能有大家一致接受的對錯標準。

施行公平的指南

1. 公平包含刑罰壓迫者、扶起受壓者：詩72:2,4。當權者往往想保持現狀，因而漠視不公現象；基督徒官員要有不隨波逐流、不怕犧牲權位的勇氣。

2. 不同範疇對行動有不同的要求：以移民法為例，我們應順服現行的法律；但身為公民，我們可以用投票去改變法律；身為基督徒，我們可以參與對移民的慈惠工作，或提供個人的幫助。

3. 愈切身的事愈有義務去施行公平：事情愈靠近自己（地理上、關係上、責任上），我們撥亂反正的義務就愈大。

4. 好的法律要用公平來施行：不受賄、走後門、干涉審判。

5. 支持尊重人具神形像的法律：如，反對同性婚姻法案、賭博法等。

6. 區分方法與目的：針對過程的事，不可妥協；針對目標的事，則可有彈性。

7. 支持以神為根基的民權：民權運動總會牽動神學與世俗的聲音；若它與神背道而馳，必將導致偶像崇拜。

8. 有自知之明——可能不公平：每個人都是罪人，會自以為義，善於推諉，也會行事不公。基



督徒應該少自我辯解，多聽多學，重新思考，勇於認錯。

9. 有自知之明——偏見與成見：這是上一點裡較特別的一方面。看法與偏見的形成，可說是頭腦的自然功能；我們無需自責，只需謹慎檢視。

10. 建立超越族群階級的友誼：有愛才會去尋求公平；神的審判與祂的愛不分離。去與自己不同的人建立友誼，對「何為公平」的看法會更準確。

11. 找出架構的不公平：法律和社會結構會不公平（帖3:7-14；路11:46）；人的對待會不公平（徒6；雅2；賽10:1-2）。基督徒在能力所及之內，要去補正這些傷害。

12. 支持並改善刑事系統：美國刑事系統問題不少，我們要設法使之改善，如：監督警察辦案，關切他們面對黑暗勢力的困難等。

基督徒行公平的首要行動便是信靠基督（哈2:4；羅1:17）；其次是傳揚福音；第三，努力撥亂反正，尤其在受傷與權利被剝奪的人當中。誠如民權運動家柏金斯（John Perkins）所言：「真正的公平是用愛來包裹。……兩者永遠綁在一起。」

施展公平願景的起點，是自己的教會。作者的教會努力朝向多族裔化，從會眾、長老、未來領袖的栽培等多方面著手，並且盡力在「政治身分」上與受傷者、被虐者、遭歧視者認同。

我們要注意大環境中的不公平事件，如：虐童、人口買賣、性奴交易、奴役、難民等，或被地方政策忽略的群體。在考慮工作、運用假期、或投入政事時，我們便可以有效的發揮影響力。

世上的邦國會發怒，來與神和祂的受膏者爭戰。我們對黑暗勢力不天真以待，但也知道基督徒的生命與工作是超自然的。國家要有盼望，必須先有健全的教會。奉耶穌之名聚會的人，是世上的光和鹽。我們雖不完全，但我們的王是完全的，而我們的團體生活能讓人初嚐天國的滋味。✚

作者是九標誌的編輯主任，該機構旨在協助建立健康的教會

政治倫理學的視野

李泉

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局勢動盪不已，當時的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幹事霍伊維爾率

直指：以官僚國家和商業寡頭為代表的權勢，已經形成壓制性的架構，正在以新的方式奴役著人們。他鼓勵青年人，要勇敢地揭穿這些權勢；透過這樣的行動，來展現上帝原本定意賜予人們的自由。

相對來看，在中國似乎缺少這樣大格局的政治倫理思維。近年來，中國教會領袖和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多為：在宗教政策日趨保守之下，當以怎樣的策略來應對。少有人去留意分辨：歷屆政府所代表的權勢是何屬性，它對治下的大眾生活有何深刻的影響。

其實，我們的眼光需要超越單一政策的維度，必須更上一層，去思考國家治理的倫理與政治原則。唯有如此，才稱得上具備先知性的關懷。

對政治倫理學的研究

基督教政治倫理學，乃是從基督信仰的規範立場，對當下的情勢來進行批判和回應。

這一領域的中國研究者，一方面要了解當代中國的歷史變革——如何從共產主義革命

實踐迅速轉向新自由主義，其

中的邏輯為何；

另一方面還需要去分析，這兩種不同類型的霸權所造成之後果，其規模與影響為何。而更為重要的，則是要去積極探索健康的倫理思維方式，幫助人們警惕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陷阱，並在各種實踐領域中去培育公民美德。

近年來，公共神學界對上述議題日益關注。例如，林子淳博士的《存在·歷史·神聖》、曹榮錦博士的 *Chinese Public Theology*、郭偉聯博士的論文集《十架與紅旗》。這三部作品的共通之處，是在跨文化的比較視野下，審視當代中國的重大道德與政治議題，並創造性地發展基督教的思想資源，來予以回應。

筆者認為，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將這種現實關懷和比較視野，置於更突出的位置。

借鏡兩位大師

要有效回應當代中國的問題，具體而言，需要特別關注來自不同倫理傳統的思想家。至於人選的條件，一方面，其

思考內容需具備與當代中國平行的問題；另一方面，其主張可提供富啟發性與建設性的倫理方案。

在我看來，基督教神學家卡爾·巴特，和當代新儒家思想家牟宗三，便在此列。

首先，這兩位思想家在各自的時代處境下，同樣嚴肅地對待問題，又是整理倫理傳統的旗手。巴特的《教會教義學》和牟宗三中年以後的系列作品，便是明證。

以此為典範，我們便可進一步思考，在當代中國處境下進行倫理觀的對話，可以有哪些方向（尤其是比較教義學，或比較經學）。

其次，這兩位大師都是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不但闡述理論，並且踐行著能回應時代重大問題的倫理主張。無論是社會或政治議題，他們都身體力行地反對各種形式的霸



基督徒如何能培養健康的公共倫理，由此開啓建設性的內部和外部對話，是本土神學思考的重要議題。
How to nurture healthy public ethics and keep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groups within and outside Christendom remains important in indigenous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權，表達出對民主、自由與社會公義的關懷，儘管在程度上有些不同。


簡言之，這兩位思想家致力於闡釋和呈現道德良知。他們不僅在象牙塔裡進行對政治與倫理的反思，還涉入反抗霸權的行動，努力不懈地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

這兩位大師的信仰理念與社會關懷，存在著重要的關聯。他們所致力探索的特定政治倫理觀念，與他們所皈依的宗教或道德傳統是相匹配的。換言之，人類的倫理責任，應當被理解為：在處境中回應聖者的自由行動。

因此，“成為善者”不是由某種狀態或抽象原則界定；恰恰相反，這乃是“通向純粹道德主體的自主進程”。對巴特而言，這一過程指向作為上帝聖言的耶穌；對牟宗三而言，則是指向儒家傳統中的聖賢。可以說，兩位大師在這方面的倫理追求，有共通之處；而這一點對於我們所探討的議題，則有深刻的啓發。

對未來研究的期待

當代中國是由政治強人領導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在這樣的處境中，基督徒如何能培養健康的公共倫理，由此開啓建設性的內部和外部對話，是本土神學思考的重要議題。

新一代中國政治倫理的研究者，若能提出鮮明的中國問題意識，以開放的思想經路和比較的倫理視野進行探討，將可開闢出神學的新領域和新境界。 

作者在中山大學任教，並在愛丁堡大學攻讀倫理學博士

奧古斯丁雙城論的卓見

楊硯



公元312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米爾維安橋戰役獲勝；313年，他頒布《米蘭敕令》，徹底改變了基督徒的處境。前面三任皇帝嚴厲迫害基督徒長達數十年，如今，基督教得到自由寬鬆的發展環境。故此，不少基督教著作將公元四世紀的羅馬帝國視為神聖歷史的一部分（tempora christiana）。

天國形象理論的困境

著名的教會史家、凱撒利亞主教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 264-339），發展出基督教化的塵世帝國理論。他視「屬神的政治（godly polity）」為「天上之城」的形象，稱君士坦丁為「獻給上帝的新歌」，且將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羅馬帝國視作「上帝天國」的形象。

稍晚的兩位教會史家，索佐門（Sozomen, 400-450）和君士坦丁堡主教蘇格拉底

（Socrates Scholasticus, 380-450），不再以舊羅馬城為對象，而青睞東羅馬的新都君士坦丁堡。不過，他們的理念仍和優西比烏一樣，都是將尊崇基督教的城市或國家視為永恆。

公元410年羅馬城傾覆。這對當時的帝國神學是一大打擊，甚至令人對上帝的全能和天國的永恆產生懷疑。即便索佐門和蘇格拉底轉換焦點，將君士坦丁堡神化，但終有一天，這個理論也會面臨相同的問題。

雙城論的獨到見解

早在公元400年，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就對「基督教帝國」持保留態度。他所寫的《上帝之城》，以「雙城」的構想作出不同的解讀。這個看法將塵世國家的興衰與信徒的永恆盼望區分開來，使後者得著最堅實的保障。

在這部著作中，「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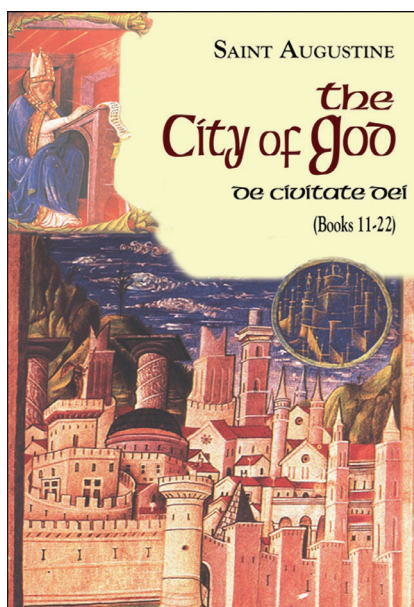
通過回溯人類歷史，奧古斯丁指出：在塵世中，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並行發展。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ugustine points out that 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man have co-existed in this world.

之城」被稱為「永恆之城」（5.19）、「神聖之城」（11.9）、「天上的耶路撒冷」（17.10）、「神聖的上界之城」（22.1）。相對地，「地上之城」被稱為「人間之城」（15.1.2）、「世俗之城」（15.1.2）、「魔鬼之城」（21.1）。

兩個城中都既有天使，也有人類（12.1），其分野取決於意志和慾望的差異（12.1.2）。具體來說：「一個是根據肉身生活的人的城，另一個是根據靈性生活的人的城，各自根據自己的願望尋求和平，當找到和平時，就按照各自的那種和平生活。」（14.1）「塞特和該隱分別代表通往兩個城的道路。一個是天上的，是地上的過客；一個是地上的，只享受地上的快樂，依賴這快樂。」（15.15）「兩種愛造就了兩個城。愛自己而輕視上帝，造就了地上之城；愛上帝而輕視自己，造就了上帝之城。」

「地上之城榮耀自己，天上之城榮耀上帝。地上之城在自己的光榮中昂頭，天上之城則對自己的上帝說，『你是我的榮耀』。在地上之城，君主們追求統治萬國；在天上之城，人們相互慈愛。」（14.28）「不按信仰生活的地上之城希求地上的和平，形成公民間和諧的命令與順從，……維持人們意志之間的平衡。按信仰生活的人希求所應許的未來的永恆……天上的和平，真正的和平。」（19.17）

由上述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最根本的區分，不是地域或物質層面，而是精神層面。



回溯人類歷史，奧古斯丁指出：在塵世中，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並行發展（18.2），上帝之城雖然不以有形城邦的形式出現，但它作為一個社群，從亞伯、塞特起，已然出現在塵世中。他們像愛自己一樣愛鄰人以及愛妻子、愛孩子、愛奴僕及別的人（19.14）；這樣的文化已然締造了迥異與地上之城的社會群體（19.5）。最後，地上之城將終結，「天上之城的公民等到他們的王國到來之時，他們的肉身復活後會聚在一起，那時所應許的王國到來了，他們將與他們的統帥，那永世之王，一同統治，永無休止。」（15.1）

信徒的雙重身分

這樣的世界歷史願景，引導信徒不將目光定睛在某個塵世國家或制度，甚至也不在教會（「萬國之人充斥了教會，包括潔淨的與不潔淨的，直到那個確定的終點」15.27），因為它們都不可能是真正的上帝之城。信徒所應關注的，是自己有否按照上帝之城的原則來生活。

不僅如此，「該隱建了一座城，亞伯是過客，沒有建城」（15.1），上帝之城的公民在塵世中必然是客旅，「天上的聖徒之城雖然產生了公民，但這些公民卻在大地上旅行」（參12.9;14.9;15.1;15:21;18.1;19.17）。「寄居」是上帝之城公民的重要特徵，它賦予了信徒雙重的身分：既是地上之城的居民，又是上帝之城的公民。

這種身分關係著信徒在地上每一日的生活。它讓信徒自問：是否將塵世當作永恆？是否愛塵世生活過於愛上帝？是否享受塵世過於享受上帝？

在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時，在奧古斯丁所住的希坡城被汪達爾人圍城之時，雙重身分的概念也幫助信徒，不致因塵世的災難而失去盼望，不致因戰爭的悲慘而不再有活下去的勇氣。

終極的穩定感

《上帝之城》的雙城說，將人類歷史重新描述與理解，在當時回應了羅馬傾覆帶來的困擾。對後世的信徒而言，以雙城串聯（以色列歷史和世界歷史）來看人類歷史，明白它會朝既定的方向奔去，能使人從對塵世文明的焦慮，轉向對永恆幸福的企盼。

在羅馬帝國分崩離析之際，奧古斯丁的著作帶給基督徒終極的穩定感。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在《更正篇》（*Retraction*）中寫道：「儘管整個22卷書是關於雙城，然而，在命名時應選擇其中更好的那座城，即上帝之城。」

作者任教於中山大學

公共神學一探



“公共神學”一詞常被用來指基督徒在回應公共議題時，基於信仰的反思和表述。它的前提是：基督信仰除了關乎個人救恩，也有其“公共性”，特別在現今日趨多元主義文化的處境中。

目前華人神學界對公共神學的討論，或只觸及基督信仰的公共性意識，或僅是教義表述式的自說自話，以至於好像無所不包，卻又空洞無物。

究竟什麼是公共神學？西方社會處境下的表述，與中國社會結構下的表述又有何不同？它與政治神學、社會福音有什麼區別？嚴謹一些來看，“公共神學”不是什麼？本文嘗試就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初步思考。

何謂公共神學

“公共神學”漸漸為人所重視，是因為當今的後現代社會深受公共媒體重塑、解構，連宗教群體也無法再避世隱退，潔身自好。近些年，在新媒體技術的傳播下，更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公共人。

在全球化的處境下，基督信仰的傳播不再侷限於地理位置；同時，移民潮也在衝擊並塑造著每個社會的信仰圖景和公共空間；甚至一些原本極權專制的社會，也因商業、貿易和移民，而趨向於多元化。

其實，在任何處境之下，基督信仰和本地文化之間的關係都是複雜而多面的。“道”進入這個世界，必定挑戰、更新這個世界。因此，基督徒對文化的參與和批判，非常需要思考能力。缺乏反思的基督信仰會僵化成意識形態，繼而帶出很多扭曲的反面見證。

在教會歷史上，這些扭曲帶來兩種極端情況：一端是避世主義的宗教封閉系統，另一端是擁抱時代精神的包容主義。前者容易變成牧者權力濫用的“宗教極權主義”（religious totalitarianism）。對此，埃呂爾（Jacques Ellul）曾說過，“世人所收割的，正是教會所播種的。”一度強盛的基督教國家，在衰敗之前出現建制教會中教權的濫用，以致不但教會失去見證，也催生了歐陸戰爭和反教權的激進思潮。而對於後者，切斯特頓曾說：“那些與時代精神結婚的，很快就會發現自己成了寡婦。”倘若基督徒對教會參與文化的這兩種危險缺乏認識，便很容易會複製歷史上出現的錯誤。

“公共神學”是以合乎聖經的價值觀來回應公共領域的議題。可以說，公共神學是基督徒基於特殊恩典（耶穌基督的救贖之道），藉助普遍恩典（上帝對人類社會和歷史的護理），來回應某個具體處境下與倫理和價值觀相關的“公共議題”。

公共神學的三要素

基於這一定義，公共神學應具有三個主要構成部分：（1）公共處境和議題（public context and issues），（2）公共對話討論（public dialogue and discourse），（3）基於聖經的公共倫理（biblical and public ethics）。

首先，公共神學是回應時代的需要，它是由具體處境中的公共議題所引發的思考。就這一層面來說，公共神學一定是處境化、本土化的神學，要考慮地域、民族和文化等因素的限定。而因公共議題有即時的“自發性”（spontaneity），這也意味著公共神學是一種動態的、活潑的思考。它既要求

很多問題都可以借鑒聖經神學的研究，找到問題的生成規律和回應原則。
Biblical theological research can inform us on the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inciples of response on many issues.

教會對當下公共困境進行反思和回應，也要求教會對一個時代中的現象進行診斷，識別出深層次的問題。

聖經的價值觀會塑造基督徒的“問題意識”，讓我們特別為社會頑疾憂心，例如墮胎、貧困、制度性歧視、暴力等。很多問題都可以借鑒聖經神學的研究，找到問題的生成規律和回應原則。

第二，公共問題需要“公共對話”，這是公共神學的重要構成部分。公共交往需要運用理性，我們的社會生活充滿觀點的表達、交鋒甚至衝突。公共神學的表達，應考慮如何在公共領域以理性陳述意見，作富有同理心的批判，以智慧來體察時機。公共說理的原則，是“有確信的修養”（convicted civility），這是當代基督教思想家毛瑞琪（Richard Mouw）提出的。

例如，在公共對話中，語言的使用也需要倫理；有時基督徒在公共討論時，會不自覺地使用“行話”（jargon），卻未察覺到這些辭藻已將辯論的對方排除在外（exclusive language）；此外，將一切不同觀點都簡單歸結於對方的“不信”、“沒有得救”或“不認識聖靈”，也不是有修養的表現，乃是一種論斷、語言暴力（weaponized language）。

第三，基於聖經的公共倫理，是傳遞符合聖經價值觀的內容，這是公共神學的核心。請注意，儘管聖經的世界觀是整體性的，但與公共議題發生關聯的，常只是神學整個譜系的片斷。通常最緊密相關的，是倫理學。有效的基督教倫理不只停留於認知，也在乎美德和正直（integrity）。

耶魯學者沃弗（Miroslav Volf）在《公共的信仰》一書中說，“要正直有德行地生活，就需要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因此需要接受道德教育。但是，僅僅知道也還不夠。美德的品格比道德知識更重要。原因很簡單：誠如保羅在羅馬書7章所描述的，大多數人知道善惡，但卻無力抗拒惡的吸引。當品格變得猥瑣，信仰就停滯了。”因此，基督教倫理學的最高要求，就是知行合一，避免變成新法利賽主義。

公共神學不是什麼？

在簡單論述什麼是公共神學的組成部分之後，有必要思考公共神學不是什麼，以助於更清楚地界定，也提醒有志於此方向的主內學者，可以規範自己的論述。

第一，公共神學不是一種“基督教文明論”

的延伸。基督教文明論者以為，基督教信仰曾有成功改造文化的黃金紀錄，而我們若竭力爭取，仍可以回到那樣的輝煌。這類看法很容易會成為一種“宗教外在論”（religious externalism）；在教會歷史上，各種“復原主義”（restorationism）的思潮都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第二點也與此相關：公共神學不是陳述信仰的教義式表述（creedalism）。基督徒在公共領域表達的方式必須是“對話式”的，而不是自說自話、強加於人。有學者說，公共神學是“基督教神學與社會一同對話（with society），不是單單向社會發言（to society）。”對話可以通過很多方式實現，例如討論、發表等。因此，基督徒在公共領域的寫作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對話應富有同情心，卻在信仰上有根有基，滿有確信。

第三，公共神學不等於主張制定對基督教信仰具親和性的公共政策。倘若認為基督徒群體應該享受某些權利，便很容易變成“宗教特惠主義”（religious favoritism），這與政治哲學領域的經典“猶太人問題”類似。

第四，公共神學不是要在基督徒群體中促成某種“共識”（religious consensus-ism）。基督徒應該認識到，即便信仰相同，在一些公共議題上，各人的觀點仍可能多樣化。公共神學的範疇，是如何去表達、討論這些觀點，而不是如何促成表面化的合一，卻流於虛假、膚淺。很多思考恰恰是在觀點交鋒中深化的。這不只是一種學術規範，而是公共討論的基本倫理。

一些基督徒想要達成“共識”的衝動，有時是因為急於想將救恩的基本要義帶入公共對話中。基督信仰進入公共領域的張力就在於：“確信”是要表達出基要信仰，而“修養”則是要真實地參與對話、聆聽和尊重。倘若只停留在第一步，甚至把語言上升到武器化、排他化的地步，就不利於基督徒在公共領域的見證。不追求達成“共識”，是拒絕簡單粗暴地將理念強加於他人，尊重對方，給予空間，同時信靠上帝的護理，等候祂更新的作為。

第五，公共神學不是社會福音。社會福音運動曾熱衷於以基督教倫理來回應社會問題（特別是不平等、貧困等），其重點在於改良（reform）和行動主義（activism）。不過，社會福音對基督信仰的理解，受自由派神學的影響，多有後千禧年主義的印記。

第六，公共神學也有別於政治神學。在國家權力主導社會的處境下，神學家必須首先回應國

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出現，是隨著新教宣教士入華，譯介啓蒙思想書籍、創辦報紙、出版業、社團、學會等。The emergence of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was preceded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efforts in China, e.g. introducing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founding newspapers and presses, organizing societies and academic associations.

家主義（statism）的問題；政治神學要討論的對象是“權力”或“公權力”，而情勢往往充滿危機。在多元化的公共領域處境下，公共神學則比較溫和，可以停留在分析、對話和建議的層面。現今中國社會的處境，存在兩種社會結構的重疊，所以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可以並行。

西方公共神學的興起

西方的“公共領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啓蒙運動（1680s-1789）的貢獻。因為教權被視為舊制度的頑疾，啓蒙運動者都批判教會，強調宗教寬容。從前歐洲是以教會為政治秩序合法性的來源，在這種框架被消解之後，歐洲便進入“後基督教社會”時代，擺脫基督教神學框架，用道德哲學來回應社會問題。隨著貴族、中等階層、知識精英的崛起，“公眾”（public）的概念開始興起，獨立於教權、政府和法庭的“公共領域”也隨之出現，各種咖啡館、沙龍、行會、社團等，形成了熱鬧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

當代德國學者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在回顧英國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初期的歷史時，重點論述了“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並視其為未受到大眾傳媒浸染的社會交往之典範。印刷出版業的興起，為啓蒙學者傳播思想提供了技術和媒介，“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也隨之形成，甚至連政府都被輿論監督，必須向公眾解釋自己的行為和責任。



公共領域在西方，成了政治權力之外的獨立狀態。在這樣的處境下，公共神學大有可施展的空間。學者馬蒂（Martin Marty）提出“公共神學”這一概念，是要反駁“公民宗教”的論述。後者泛指宗教與國家的關係，而公共神學則是根植於基督教立場和身分認同，對社會和公共領域做出回應。

但隨著公共領域的去宗教化，公共生活著迷

於情感主義（如粉絲現象），公共談話缺乏誠實、信任和健康的距離感（總喜歡覬覦隱私），民主社會的信任出現逆差，公共文化缺乏崇高的意義感。以公共議題為中心的運動，逐漸與族群利益、個人主義糾合，讓人們失去真實的參與感和意義感。但這卻成為公共神學拓展的一個契機。

有學者將“公共”分為“社會、學界和教會”，也有人添加其他領域，如“經濟學、法律、市場、媒體和多宗教社區”。

公共神學在中國

不少中國國內的學者曾討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社會結構，因為中國社會的路徑完全不同與西方。

中國社會歷代知識精英都力圖為君王諫言。極少數具遠見者，才想到要建立體制外的輿論中心，如太學、會館、書院等，但這些一般都沒有獨立性。

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出現，是隨著新教宣教士入華，譯介啓蒙思想書籍、創辦報紙、出版業、社團、學會等。透過閱讀與交流，逐漸形成開放的、批判的公共輿論，建構起政治權力之外的公共討論空間。以上海為例，清末民初不僅中外報刊、翻譯館、公共圖書館、戲院、公共園林等成為公共空間，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發展（受益於宣教士的教育事工拓展），也讓討論公共事務成為常態。

但上個世紀20年代之後，公共空間因執政黨的限制而越來越狹窄。後因戰事動蕩，民眾的焦慮讓公共輿論日漸扭曲。此後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都萎縮，及至極權主義政治全面掌權。

1980年代和2000年代，中國曾短暫有過活躍的公共討論空間，如：自由主義書籍的譯介、BBS、博客、微博時代等。但這現象延續性不強。現今的審查制度又趨嚴密。不過，儘管有刪帖、封號和敏感詞的殺傷力，新媒體技術仍支撐起一點“網絡公共空間”。

公共神學論述需要很强的跨學科性和公共問題意識。華人基督徒還需要下很大的工夫。當前即有許多議題是我們必須去探索的，例如：在基督教大公教會傳統裡，有哪些可作為借鑒的公共神學研究？面對這個時代，有哪些有價值的公共議題需要回應？



作者為康乃爾大學社會學博士

基督教學者訪談(1)

Dr. Richard Mouw

在公共對話中 操練有確信的修養

編按：本系列為馬麗所採訪，已由普世佳音製成影片。限於篇幅，本刊僅節錄訪談片段。

毛瑞琪博士（Richard Mouw）曾擔任美國加州富勒神學院（Fuller Seminary）院長20年，任基督教信仰與公共生活教授，著述二十多本。



三個身分標誌

我是基督徒，福音派；我還是改革宗。改革宗神學塑造了我對上帝與世界的關係的看法。

學術生涯中最被塑造的時期

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住了三年，那是我非常受塑造的時期。當時美國社會正在反越戰、民權運動抗爭；我所掙扎思考的，是基督徒和政治的關係。我也思考，基督徒和世俗的學術文化應有怎樣的關係？當時福音派非常私人化，缺乏真正去思考世界的問題，如：貧困、種族主義、軍事問題等。對我來說，認識世人的真實情況非常重要，催逼我去清楚地思考問題。

怎樣看待這個時代的需要

我們的時代有很多需要，有一些是基督徒學者應該回應的。其中一個是：應該怎樣與我們不認同的人們交談。怎樣與儒家人士交談？與佛教徒交談？與穆斯林交談？與民間宗教人士交談？這些非常重要。

基督徒的公民性，在具體的國家處境應該怎樣去理解？怎樣作美國加州的公民？怎樣作南京或哈爾濱的公民？聖經很認真地談論政府，但同時也認真談到我們要順服耶穌基督。

在信仰和科學方面，今天不能不談信仰和科技；還需要談論信仰和社交媒體。科技帶來一個幻想的世界，一個沒有血肉之體可以信任的世界。今天時代的問題如此之多，我們需要用新的方式來了解。

在多元化社會中的跨信仰對話

基督徒學者、教會領袖要在這方面作出榜樣。例如，我認識一位30歲的穆斯林母親，她有兩個孩子，八歲和六歲，她總擔心孩子上學會被霸凌。這位母親應該和其他母親一起進行跨信仰對話，鄰居和鄰居交談。基督徒社區應該指導這一類對話，促進友善與理解，將彼此視為同是被上帝創造的、真實的人。在跨信仰對話中，有一些學習的過程，這也是我們將人們指向基督的機會。

我近些年的一些喜樂經歷和跨信仰談話有關。早在2000年，一些摩門教的知識分子聯繫過我，想要做福音派和摩門教的對話，後來決定讓富勒神學院和楊百翰大學主辦。這17年來，我們每年有幾次會談。過去福音派基督徒常常和摩門教彼此謾罵，但我們需要真的對話。

這種對話很有幫助。現在這些摩門教朋友們會說，他們相信人唯獨是靠著基督的救贖之工得救，就是上帝已經為我們做成的，而善行是我們對上帝做成之工的感恩回應，不是救恩的基礎。這可能並不是摩門教內部廣泛的觀點，但卻是一種新興的強調點。

特別令我滿足的，就是雙方能坐下來、關上門，坦誠地交談，催促彼此更清楚地思考一些事。當下最令人悲傷的事就是，人們受到基督教的傷害，以至於無法進入友善的交談中。例如，關於性取向的問題，我持守傳統觀點，但我知道很多彼此委身於同性關係的人士，受到基督教群體的殘忍對待。這讓我感到很悲傷。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有確信的修養”。我認為聖經的教導正是如此。
What we need is a convicted civility. I think such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ible.

怎樣持守基督教信念，又有效地參與公共生活？

我幾年前寫過一本關於修養的書，是從一本關於公民修養的書得到的靈感，作者是芝加哥大學的路德宗神學家馬提（Martin Marty）。他說，今天很多人有修養（civility），但卻沒有很強的確信（conviction）；而有一些人很有確信，卻不是很有修養。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有確信的修養”（convicted civility）。我認為聖經的教導正是如此。

彼得前書說：“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這就是確信；然後，要“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3:15）。“要常作準備”，是指有人主動提問的時機；但有時，我們只需要在人面前行出我們所信的；這是更大的挑戰。

我曾在一個跨信仰的聚會上說，自己是一個福音派人士，有位來自紐約市的猶太女士上前對我說：“太棒了，過去我每次聽到‘福音派’這個詞都想要吐，我就覺得他們是很壞的人，但你卻好像是一個很好的人。”對我來說，那是一次很美好的見證。

如果有更多機會交談，我們也許可以建立起信任，也可以談到對生命根本問題的看法。

對中國基督徒學者的鼓勵

中國是個很令人激動的地方。我訪問過中國三十多次，在大學中看到很多事發生。中國有很多很好的大學，越來越多非官方教會裡有大學教授和大學生，他們一起敬拜，也希望在學術層面能切



磋，並建立個人的聯絡。我希望中國基督徒學者可以保持對耶穌基督為救主與主的很強信仰。耶穌呼召我們要

學習，要問困難的問題。

建立基督徒學者的社區非常重要。我在加爾文大學哲學系任教17年，每周二下午，同科系的人會聚在一起，如果有人正在寫作，就讀一下他所寫的，然後互相批判；當中有很多很棒的爭論。那不僅是個友善的群體，也有很多艱深的學術挑戰。最美好的是，大家談到很多大問題，如：什麼是基督教哲學？信仰與科學有怎樣的關係？怎樣看待文化趨勢，包括電影、戲劇、藝術、商業和高等教育。大家很迫切地討論這些事。

作學術是很孤單的。寫一本書，需要坐在書桌前幾個小時，盯著電腦，絞盡腦汁地想。但如果有一群人可以支持你的學術研究，為你的寫作禱告，就太好了。學者有一種孤單是不必要的，就是單獨面對上帝，卻沒有支持系統的那種孤單。

基督徒的學者可以成為團契，隔一段時間聚在一起，交換思想，彼此辯論。這是很好的。辯論是鐵磨鐵的過程，非常重要。我一生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經歷到基督教環境中的學術共同體。我也希望鼓勵中國的基督徒學者們，形成一些聯繫，不再孤單；甚至可以參與國際性的討論，談談作為哲學家、化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在不同文化處境、國家處境下的的意義。

總之，我對中國基督徒學者的勸語是：堅定持守信仰。

與中國基督徒學者分享經文

從小到大，約翰福音3章16節一直對我很重要：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也很喜歡17節：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這兩節中，世人一詞是“cosmos”，就是整個受造的秩序。耶穌來，是要將一切都更新；不只是個人，更包括整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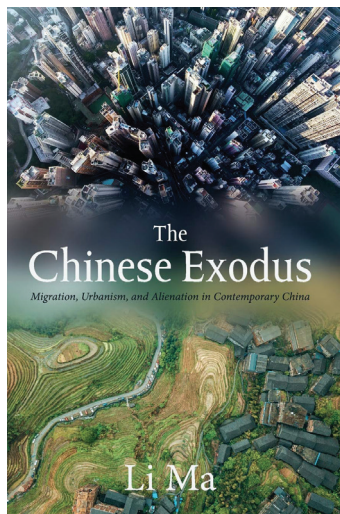
上帝不僅在乎物質的受造界，也在乎人在世上的行為、政治生活、學術探索、經濟活動。上帝在乎整個世界。

中國需要新一代學者，不僅相信耶穌愛他們個人，也知道耶穌在乎中國。耶穌在乎中國怎樣治理，市場體系怎樣運作，怎樣過家庭生活，各種成癮的問題等。當我們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帶給人們時，也需要思考：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如何得平安，因為這與我們能平安度日息息相關。

我希望看到新一代的中國學者關心中國的平安。我認為這正在發生，而我為此非常感恩。✚

書評 城市化的危機與盼望

危舟



馬麗博士2018年7月出版的*The Chinese Exodus: Migration, Urbanism and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暫譯《大遷徙：當代中國的移民、城市主義和異化》）一書，前後歷經十幾年才完成。十年磨一劍，足見此書用力之深。而確如作者所說，寫作過程有一段曲折的心路。

作者自2006年起，深入城市裡的貧民社區、民工子弟學校與NGO，做了大量調研，取得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並且長期追蹤城鄉不平等問題。她的研究，除了嚴謹的社會學方法，還兼具倫理學與神學的視角；因為作者不僅是藉觀察與訪談獲取數據的學者，也是以同理心與哀哭者同哭的基督徒。

城市化是當代中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此書的獨特之處，在其公共神學的研究進路。在學術研究日益實證化、瑣碎化和技術化的當下，馬麗的古典情懷尤顯珍貴。她以愛觸碰時代的傷口，書寫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危機與盼望。

城鄉差距的加劇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以經濟上的成功遮蔽了大量社會問題。表面的光鮮亮麗，與內裡的溝壑縱橫，並行不悖。城市崛起，看上去花團錦簇，但社會深處卻暗流湧動。全球化與城市化帶來暫時的繁榮，然而當浮華褪盡，似錦繁花極可能是邪惡之花。後極權主義時代，全球資本與極權政府暗通款曲，繁榮背後潛藏的，是制度化的不公與結構性的罪惡。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下“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時，大概想不到，在共黨政府治下，這個弊端會以更為嚴重的方式爆發出來。百餘年後，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雷蒙·威廉斯為此唏噓感嘆。在研究鄉村與城市的經典著作中，他指出這個問題：

看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吧：在歷史上它們是資本主義的敵人，但就鄉村和城市問題而言，它們在細節上，而且往往在原則上，卻在繼續，甚至是加劇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同樣的基本進程。

戶籍制度帶來的城鄉二元結構，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無不損害著農民的利益。在國家資本主義的背景下，市場從未成為主導性力量；因著政府的需要，遷徙也被賦予道德色彩。當政府不希望農民遷徙時，便稱他們為“盲流”；當政府希望農民成為廉價勞動力時，則稱他們為“進城務工”人員。

農民已經不是一項職業，而是一種身份。即便移民到城市，不再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農民的身份卻如影隨形，不會自動消失。從就業、醫療到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等，生活的各個層面皆受這身份的影響。

政府強行設立的身份區隔，除了造成制度化的歧視，更帶來貧困的代際傳遞，以及階層固化。古代社會，每個人附屬於固定的階層，但那時尚有次序分明的宇宙觀，提供有意義的背景支撐。然而現代這流動的社會，現代人置身於扁平空洞的宇宙，一旦出現階層固化，卻無法連接到任何意義之源，那麼剩下的，唯有迷惘與絕望。

四九鼎革之後，工業化一直是共黨領袖們的夢想。據說，毛澤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指著廣場的南方說，將來那裡會煙囪林立。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政權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賴經濟增長。煙囪成為一個極佳的隱喻，預示著：在經濟增長壓倒一切的發展模式下，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重，而受污染苦害最深者，是最底層的人。重污染的工廠搬遷到城鄉結合所在，垃圾傾倒在城郊，這些地方恰是鄉村移民的聚居地。

身分與自我認知的迷茫

這些被剝奪者，一方面承受著黨國體制的損害，承擔著國家工業化的社會成本；另一方面，在一些學者筆下（尤其是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話語體系下），他們要麼是低成本勞動力，要麼是需要被清理出城市的“低端人口”。即便有人為之辯護，通常也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切入，看是否對城市有

人一旦離棄上帝，遠離鄰舍，逃回自我，不在與上帝、他人和世界的關係中，自我將變得空洞無物，毫無內容。
When human beings go astray from God, alienating neighbors and escaping into themselves, keeping no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and the world, the self would become empty and meaningless.

利。然而，卻無人注意到：這些人也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生命。

當他們從鄉村遷徙到城市之後，工作與消費逐漸成為生命中的支配力量。職業，甚至薪酬，成為評判個人價值最簡單而直接的標準。人的身分不再與上帝，或者宗族、社區、傳統有關。工作決定著我們是誰。

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消費同樣影響著人的自我認知。能與城裡人購買同樣的商品，成為鄉村移民獲得尊嚴與平等感的手段。售賣假冒品牌商品的電商，如拼多多之類，能夠迅速崛起，就映照出此一社會心理。

社區消亡的悲哀

鄉村人口減少，結構出現變化，加上城市生活方式帶來的影響，都使傳統的鄉村社區受到衝擊，甚至面臨徹底的崩潰。城市不是鄉村的反面；時代的衰敗，總是同時體現於二者。鄉村的凋敝帶來舊社區的消亡，而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卻不斷破壞和摧毀正在生長的城市移民社區。

著名的城市規劃學者簡·雅各布斯，對於社區在大遷徙時代的價值有深刻的洞見。她在《集體失憶的黑暗年代》中寫道：

與現有社區的泯滅及新社區的胎死腹中同時發生的，是大量的國內和跨國人員流動、家庭從鄉村到都市及市郊的大規模遷移，收入的大幅度變化，以及生產方式從商品生產向知識生產的轉變。我們從未這樣需要過社區，我們需要它來同化並緩和如此多史無前例的新狀況，並協助個人及家庭做出適應和調整。

然而，城市規劃部門欣賞總體性和整齊劃一的極權美學，官員與地產商共謀，竭力擠壓社區生長的自由空間。移民既缺乏結社自由，又無健全的社區可依賴，唯



有獨自面對在城市裡遇到的各類新狀況。社區的衰落，最終呈現為人際關係的碎片化，以及自我組織能力的喪失。失去社區，社會就失去了緩衝地帶，在無數矛盾中孕育著動蕩與不安。

波德萊爾說，人群與孤獨是同義詞。這位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現代城市的漫遊者，體驗到城市空間造成人的疏離。從鄉村的熟人社會，到城市社會的匿名關係，疏離是移民的生命之痛。從鄉村到城市，他們進入更龐大的人群，也進入更深的孤獨。

因此，各大互聯網公司紛紛跑馬圈地，在網絡社交領域角逐。網絡視頻直播平台，既用虛擬社交顯明人心的孤獨與真實社區的衰落，又將這種衰落帶來的危機與絕望商品化，用以娛樂大眾。後極權主義的景觀社會，是《1984》和《美麗新世界》的綜合體。

異化的四個維度

這是最好的時代，是最壞的時代。這是秩序的時代，是失範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時代，是絕望的時代。身處失範的社會，我們可以期待怎樣的救贖？面對重重危機，我們應當心懷何種盼望？

即使中國能夠順利實現政治轉型，社會問題也不會隨之自動消失，需要漫長的時日來處理。城市化與鄉村移民是諸多社會問題中的重要一環，但要尋找答案，卻無法僅從社會層面著手。社會秩序不過是靈魂秩序的倒影，社會失範的背後，是靈魂的失序。

在《大遷徙》中，馬麗引證奧古斯丁從三個層面理解正義的秩序，即人與上帝、自我、和他人的關係。“異化”乃是指：人在此三個層面出了問題。而最根本的，是人與自我的疏離。用基督教的詞語來講，就是：罪造成的靈魂失序。同時，人一旦離棄上帝，遠離鄰舍，逃回自我，不在與上帝、他人和世界的關係中，自我將變得空洞無物，毫無內容。這意味著真正主體性的喪失：既與他者疏離，又與自我疏離。

本書的理論貢獻為：為“異化”添加上全球化症候群（資本向“低人權地區”流動、經濟不平等、城市主義、消費主義）的第四個維度。這不僅在華人公共神學中是創新之舉，在新教神學中也鮮有人用實證論述過。

心靈與制度交相影響

如前所述，移民將身份與尊嚴建立在工作

談論城市化的危機，不是為了激起田園牧歌的鄉愁，乃是要在危機中看見一座永恆之城。
Discussions about the crisis of urbanization are not for nostalgic return to rural idyll, but for seeing an eternal city in this crisis.

消費上，就會與自我疏離。因為人的自我，只能是在上帝面前的自我。就認識上帝與認識自我，加爾文曾提供雙螺旋結構的論述：人越認識上帝，就越認識自我；越認識自我，就越認識上帝。故而，移民之救贖，首要就是恢復在上帝面前的自我身份。

馬克思將“異化”的原因化約為社會制度之惡，期望以革命摧毀資本主義城市的統治。教會卻容易趨向鐘擺的另一端，認為只需要拯救靈魂，便可以無視社會中結構性的惡。但是，要真正關注前者，就必須關注後者。因為內在的心靈秩序會擴展至外部行為，影響社會秩序；而社會的結構性罪惡，反過來又會加深人的異化。

長期的制度化不公與罪惡，會引發道德缺陷與良心麻木。在行政主導、集中管控的思維模式下，城市管理往往採取一系列破壞城市自發秩序的措施，體現出無知和愚蠢。當他們開始驅逐“低端人口”時，其愚蠢程度令人瞠目結舌，但他們自己卻渾然不覺。

神學家朋霍費爾曾將“愚蠢”歸結為社會學問題，認為那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是社會環境對人作用的產物。愚蠢之人並不知曉自己在作惡；因此，就不可能通過理智的教育來治療愚蠢。唯一的方法，乃是靈性上的救贖。

社區的重塑

人建造城市，城市也塑造人。現代城市構築的時間與空間，交織成一張移民生存的背景網絡，帶給他們更為世俗的體驗，並重塑了他們的世界觀。在世俗時代，城市生活即世俗生活。

鄉村時間是四季循環的自然時間，它圍繞著農業活動展開，是一種非均質的時間。城市時間卻是均質的線性時間，工作以時間計酬，致使時間本身成為商品。學者桑內特認為，這樣的世俗時間“具有斷裂以及界定的力量，但卻缺乏敘事性”。

基督教的時間卻與之相反，具有極強的敘事性；並且時間中的一切事件，皆指向基督。基督的救贖不是已經過去的事件，與現在無關，而是當下時間彙聚的方向。這將幫助移民反思：意欲掌控時間、一味追逐效率的城市生活，有何缺欠。這種反思可以幫助他們重新定位工作的價值，和自我的身份。

城市空間具有圍繞經濟活動展開的世俗特性。輕身份、重契約的經濟活動，帶來個體的原子化和匿名性。另一方面，政府壟斷著土地市場，使城市空間失去自由流動和調整的能力。在此雙重壓

力下，城市社區愈來愈難以形成。

但基督教的上帝不是空間之神。聖經說，敬拜上帝不受限於特定的空間。奧古斯丁區分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也以超越空間的榮耀和愛為標誌。因此，要克服城市空間對移民的影響，唯有在空間之外尋找出路。基督教認為，人具有上帝的形像，而上帝是三位一體的上帝。這意味著：人必須在關係中才能承載上帝的形像，才能真正成為人。去認識鄰舍，並愛他們，此乃人之復原，亦是恢復社區的起始。




救贖的盼望

該隱在殺死兄弟亞伯之後，建造了一座城。城市自誕生之初，就是人墮落和反叛上帝的記號。該隱殺弟，受到懲罰，不得見上帝的面，流離飄蕩，與他者、上帝、自我三個層面皆疏離。所以，城市並不神聖，只是人類文明的象徵。它既警示我們人之敗壞，又顯明上帝的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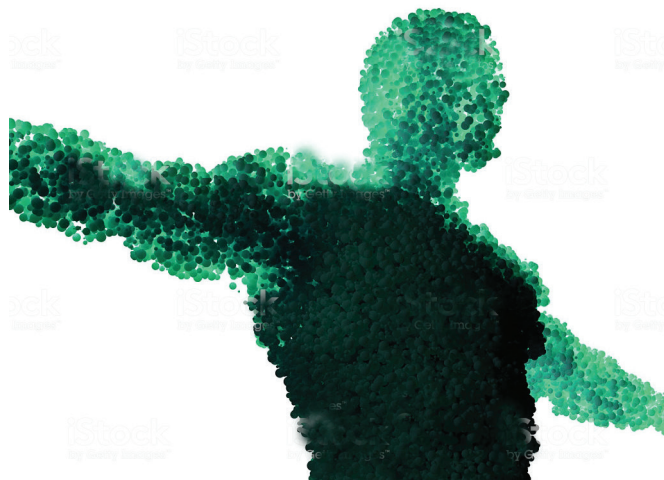
無論人類文明發展到何等程度，都無力建造理想的城市。不過，城市本身並不邪惡，它仍然是上帝偉大的作品。古代以色列的逃城，以及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皆是以城市的樣式給人提供庇護。

談論城市化的危機，不是為了激起田園牧歌的鄉愁，乃是要在危機中看見一座永恆之城。這座城不僅給予困苦的移民安慰和盼望，也使每個瞥見其榮光之人明白自身的責任。

經歷苦難的移民是被遺忘的人群，是沉默的大多數，是被傷害與侮辱的人。但是，沉默的羔羊與他們一同承受侮辱與傷害，祂呼召我們同行。

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在失範與危機中，我們沒有能力創造新秩序。我們的救贖與盼望，是等待新秩序的突入。不是等待戈多(果陀)，而是等待一個人，一個真正的人。 

作者為中國的基督徒作家



聖經人論與成聖路徑 (3之2)

倪柝聲三元人論評述

呂居

倪氏三元論思想來源

細究倪柝聲思想的來源，大致可以找到如下幾種神學與靈修的源流：弟兄運動與時代論、聖潔運動與凱錫克復興運動、賓路易師母的奧秘主義，以及蓋恩夫人等人“寂靜的”奧秘派。

從1923年起，倪柝聲在和受恩教士 (M. E. Barber) 的推薦和指引之下，閱讀了大量西方神學神學著作。這些著作包括“寂靜主義”奧秘派蓋恩夫人 (Madame J. Guyon) 的自傳、賓路易師母 (J. Penn-Lewis) 關於十字架的論述，史百克的著作，以及“弟兄運動”中兩位重要代表人物寇斯 (C. A. Coates) 和達秘 (J. N. Darby) 所撰寫的解經書；他也熱切閱讀聖潔運動作家們的作品，比如芬尼 (Charles Finney)、慕安德烈 (Andrew Murray)、邁爾 (F. B. Meyer)、以及羅伯斯 (Evan Roberts) 等人的著作；同時他也閱讀過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諾克斯 (John Knox)、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懷特腓 (George Whitefield) 等人的傳記；此外他还讀過約翰班揚 (John Bunyan)、戴德生 (Hudson Taylor)、穆勒 (George Muller)、以及宣信博士 (A. B. Simpson) 的著作。

倪柝聲三元論思想的主要來源，應該是達秘的解經書，以及司可福的聖經註釋。他在青年時代便閱讀過賓路易夫人的代表作《魂與靈：聖經心理學淺釋》，且曾公開承認，自己將“靈”與“魂”區分開來的想法，最初就是來自賓路易夫人的啓發。1926年，他把司可福函授課程翻譯成中文。

1930年代初期，倪柝聲將史百克撰寫的幾部關於三元論的論著引入中國教會，並且與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甚至稱他為自己“最敬仰的弟兄”。在同一階段，倪柝聲拜訪了倫敦的弟兄會，並與他

們大量通信。

在這些三元論的牧者、學者或作者的熏陶之下，倪柝聲逐漸形成根深蒂固的三元論。在《屬靈人》1927年版的序言中，倪柝聲直接提到過三元論思想的來源：

靈和魂分開的教訓，我並不是一個創造者。慕安得烈說：「教會和個人所應當最懼怕的，就是魂之意志和心思的過度作用。」梅爾也說：「如果我不知道如何分別靈和魂，我今日的靈命就不知如何了。」其它如司托克梅爾、賓路易、羅伯斯、蓋恩夫人等，也都是作同樣的見證。

倪氏三元論的聖經依據



倪柝聲具有非凡的智力與超强的記憶力，可惜他沒有受過正規的神學訓練，無法對聖經原文進行系統研究。他對這些西方學者的思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倪柝聲會大段引用其他作者的文獻，卻沒有規範地標明出處。從其著作看來，他應該懂一些聖經原文。他在闡述自己思想的時候，會加入一些原文的字詞分析，但缺少對原文段落進行深入的語法文本分析。因此，他賴以立論的一些詮釋細節，不一定經得起細緻地分析與推敲。

1. 創世記2:7

在《屬靈人》一書的開頭，他對創世記2:7進行語法詮釋，作為建立三元人論的經文根基：

這「生命的氣」的「生命」兩字，在原文為「才因」，乃是雙數的。這個告訴我們：神這樣的吹氣，乃是發生兩個生命：(一)屬靈

倪柝聲解讀新約章句，更多關注的是希臘文字詞的含義，而不是文本的整體信息，因此，他受希臘文化模式的影響較深。 Watchman Nee's interpretation of New Testament passages focused more on the meanings of Greek syntax, not the whole message. Therefore, he was more influenced by Hellenistic culture.

的，(二)屬魂的。這意思就是神所吹生命的氣，入了人的身體，變成爲靈；同時這靈與身體接觸，就產生了魂。這就是我們裡面屬靈，屬魂兩個生命的來源。

倪氏在上述引文中所說的“才因”，希伯來原文聖經是נִינְיָם，指創世紀2:7裡“生氣”的“生”。נִינְיָם這個字確實是“生”（נָיָה）的複數形式。但倪氏對這一複數的解釋，卻顯示他對希伯來語法缺乏深入的研究。

根據《葛氏希伯來文法》(Gesenius' Hebrew Grammar)的解釋，希伯來文的複數大致有三種含義：1)各種組成個體的集合（也就是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複數）；2)對於某一內在屬性的強化描述，通常描述一種持續的狀態，比如“年輕”（מִירוּתָב）、少女時代（מִיְלֻוּתָב）、膝下無子（מִיְלֻוּתָב）、瞎眼（מִיְרֻוּנָס）等；3)表示崇高或尊貴，比如神（מִיְהִלָּה）、至高（מִיְשֻׁדָּק）、主（有時用單數אֲדֹנָי，有時複數אֲדֹנָיִם）。

創世紀2:7所用的複數，是希伯來語法中的抽象複數 (abstract plurals)，其功能是對某一內在屬性或持續狀態的強化描述。因此，原文可以直譯為“上帝將‘生氣’（תְּמִשְׁנֵי מִיְנִיחָה）吹入亞當的鼻孔，他就成了一個活的魂”。此處“生氣”的“生”使用複數，強調“生”乃是一種持續的狀態和屬性；並非如倪氏所說，包含“屬靈與屬魂”兩個生命。

2. 詞彙和文本語境

倪柝聲可能沒有意識到，使徒們寫作新約時，雖然是使用希臘文的字詞語彙，表述的卻是屬天的福音信息。他們對希臘文化先進行重構，摒棄希臘哲學的整體框架，但保留了作為預制構件的字詞語彙，用以表述屬天的啓示信息。在這種情形之下，若過分拘泥於零散單字，便會更多得到該語詞背後殘餘的希臘文化和哲學。但如果注重文本的整體連貫思想，就會比較靠近所啓示的屬天信息。

事實上，福音進入每一種文化，都會有這樣一個轉譯過程，即是對該文化某些重要的概念加以重新定義。比如，中文聖經裡的“道”，如果僅從儒、道等傳統文化的角度去深究，那麼就回到了傳統文化的範疇；中文聖經裡的“道”，需要放在整個使徒文本的語境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它是獨一無二、道成肉身的“道”。

倪柝聲解讀新約章句，更多關注的是希臘文字詞的含義，而不是文本的整體信息，因此，他受希臘文化模式的影響較深，卻與純粹的福音啓示信息有所隔膜。

3. 哥林多前書2:13-3:3

哥林多前書2:13-3:3，是倪柝聲和其他三元論

者探討人性組成和成聖路徑的重要依據。這一段中有四個希臘單字：πνευματικός（屬靈的，2:13）、ψυχικός（屬血氣的，2:14）、σαρκινός（屬肉體的，3:1）和σαρκικός（屬乎肉體的，3:3）。如果望文生義，確實會讓人以為，保羅在這裡呈現三元人論的前設。他似乎把人分成屬靈的（πνευματικός）、屬魂的/屬血氣的（ψυχικός），和屬肉體的（σαρκινός或σαρκικός）。然而，當我們把這些希臘單字放入上下文中仔細分析，並結合一世紀通用希臘文（Koine Greek）背後的概念範疇，就會發現：保羅此處的用詞很有講究，需要進行語言文化的考據分析，才能比較精準地對這些字詞作出區分，並掌握它們在此處的用法和涵義。

我們先來分析對比上述四個單字的基本涵義、以及它們在新約聖經中出現的頻率。

1) σαρκινός是σάρξ（肉身）的形容詞形式，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四次（羅7:14；林前3:1；林後3:3；來7:16）；指向人的“肉體”成份，屬事實描述性指稱。有時也指伴隨著肉體而來的人裡面的各種自然衝動。它與“屬靈的”（πνευματικός）在材質層面形成對比；因此可以譯成“屬體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肉體”也可以是聖靈內住的載體。

2) σαρκικός是σάρξ（肉身）的另一個形容詞形式；該詞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7次（羅15:27；林前3:3(2), 9:11；林後1:12, 10:4；彼前2:11）。在這7處之中，有兩處指物質的、中性的“肉身的”奉養之物（羅15:27；林前9:11）；其餘5處則具有倫理涵義，指放縱肉體情欲，為著自己的目的、無視上帝存在、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中文與之相對應的詞應該是“世俗的”、“庸俗的”。哥林多後書10:4，和合本譯為“屬血氣的”，這譯文似乎比哥林多前書3:3所譯的“屬肉體”更為貼切；但是如果譯為“屬血氣的”，就難以與ψυχικός相互區分，因此譯為“屬肉體的”也是可以的。

3) ψυχικός（屬魂的/屬血氣的）是名詞ψυχή（心理）的形容詞形式，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過6次。其中5次和合本譯為“屬血氣”（林前2:14, 15:44, 15:46, 猶1:19），另1次譯為“屬情欲的”（雅3:15）。ψυχικός是指“沒有領受聖靈”、“完全沒有聖靈介入”的狀態，描述尚未信主的外邦人對屬靈事物完全無知的狀態。這個詞顯然不適用於描述已經擁有聖靈內住的哥林多信徒。然而，哥林多信徒的行事為人並沒有因聖靈的內住而產生顯著的改變，為此，保羅特別使用σαρκικός（屬肉體的）這個詞，來描述那些已經領受聖靈、卻仍然按照肉體行事的基督徒，並進一步把他們描述為“在基督裡為嬰孩的”（林前3:1）。

綜觀倪柝聲人論和成聖論的各種論述，不難發現：其基本模式仍然屬於傳統中國的“自力信仰”範疇。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Watchman Nee's anthropology and doctrine of sanctification reveals that he basically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Jirika paradigm.

4) πνευματικός (屬靈的) 一詞，在新約聖經中共出現21次。其基本涵義都是指“與聖靈相關的，受聖靈感動，或被聖靈充滿的”。而這裡的“靈”，指的都是聖靈，不是人的靈。

綜上所述，對哥林多前書2:13-3:3的字詞分析可以看出，這裡所描述的，是人與聖靈的三種關係模式，分別為：1) 有聖靈內住，又按照聖靈行事的狀態，其對應用詞是“屬靈的/πνευματικός”；2) 有聖靈內住，卻不按聖靈行事的狀態，其對應用詞是“屬肉體的/σαρκικός”；3) 尚未重生得救，沒有聖靈內住的狀態，其對應用詞是“屬血氣的/ψυχικός”。

此外還有“屬體的/σαρκινός”的這種狀態，側重人體的物質屬性，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飢餓、乾渴等自然欲求；在材質屬性方面與“屬靈的/πνευματικός”相對，卻不一定互相排斥，可以成為聖靈居住的載體。

上述字詞分析表明，哥林多前書2:13-3:3的重點，在於描述哥林多信徒已經領受聖靈、卻沒有按照聖經行事的狀態，這段經文並不適合直接作為三元人論的聖經依據。

三元論下的成聖模式

三元論過分強調“靈”與“魂”的區分，在他們中間製造張力，並且把“靈”對“魂”的征服作為屬靈，而把“靈”對“魂”的妥協視作世俗，那麼就類似於在靈魂裡面掀起戰爭，雙頭互搏、兩敗俱傷。

可能經過許多困苦磨難，屬靈的生命還在原地踏步。因為原本應該對付“罪”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對付“魂”上面了，導致信徒雖然勞心費神，但是在制服和清除“罪”的成聖道路上，收效甚微。

這種成聖模式可以簡述為：由錯誤的主體對錯誤的客體所發生的一場不會有實質效果的屬靈爭戰。最終的結果，就是產生一堆複雜的屬靈術語，以及從大公教會孤立分離出來的小群體傳統。

由於系統定位錯置，這個模式使人陷入一堆無法解決的複雜問題。就好像哥白尼革命之前的地心說，在計算太陽系各大行星運行軌道時，計算方式極其複雜，甚至有些問題無解，究其原因，都是因為整個系統基本範式和定位的偏差。倪柝聲成聖體系的糾結與複雜程度，與此類似。

倪柝聲成聖論的兩大代表著作為《屬靈人》和《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通讀之下，大致可以感覺到，倪氏心底的成聖過程，其主導力量依然來自於人性內部。正是由於倪氏三元人論對於“人的靈”和“神的靈”定義含混，區分不清，使得他把整個成聖的實施主體更多落腳於“人的靈”，其所追求的成聖過程可以簡括為“魂的破碎”和“靈的出來”。

究竟是“誰”讓“魂”破碎、讓“靈”衝出來

呢？倪柝聲認為，是人的“靈”，也就是人性主體的最高貴的一部分。這種致力衝破“魂”的束縛與繭殼、以得到自由與救贖的模式，讓人想起初代教會流行的諾斯底主義。梁家麟教授批評倪柝聲屬靈觀，著力點便在於此。



按照以弗所書，我們蒙恩之前的狀態，乃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弗2:1）。我們的墮落乃是全人的墮落，並不存在某一部分的“靈”沒有墮落，作為反攻、成聖的橋頭堡。在人的罪性方面，加爾文主義的“人性完全墮落”（Total Depravity of

Human Being）既符合聖經的解讀，也是對中國傳統人論的當頭棒喝。

尚未救贖的人性內部還保留著神聖未被玷污的“靈”的位置，這種主張帶有伯拉糾或半伯拉糾主義的色彩。對於中國文化而言，伯拉糾主義可說是根深蒂固、枝繁葉茂，因為它與已經融入中國思維與血脈的儒家思孟主義聖人傳統不謀而合。

綜觀倪柝聲人論和成聖論的各種論述，不難發現：其基本模式仍然屬於傳統中國的“自力信仰”（Jirika）範疇。無論是儒家的聖賢、道家的真人、佛教的覺者，持操修養功夫的主體都是自我。因為聖賢佛性的種子始終沒有離開人性主體。大體而言，這些信仰對人性的診斷基本都比較樂觀，承認人類本性根氣善良猶在，並由此推導出自我救贖的可行性。

相對而言，聖經對人性的診斷要悲觀得多，上帝道成肉身和十架受死的極端救贖方式，證明人性絕無自救的可能。基督信仰所提供的，完全是他力（Tariki）救贖、他力成聖的路徑。

倪柝聲的成聖理論，並沒有跳出中國傳統信仰的窠臼。在人性論方面，他為自力救助保留了一扇後門，就是所謂“人的靈”，這是倪氏三元人論的致命傷。倪柝聲所定義的“人的靈”，基本可以理解為人性內部未被墮落玷污的部分，是從伊甸園裡原裝流傳下來的，甚至帶有某種程度的神性，與上帝的靈密契混雜，難以區分，與傳統文化中人人皆備的堯舜或佛性，同屬一類：

有一件事是最奇妙的，就是神沒有意思要將祂的靈和我們的靈分開。在聖經裡有許多地方不能分別那個「靈」字是指著人的靈說的，那個「靈」字是指著神的靈說的。這件事，許多精讀希臘文的人都沒有法子分別。歷代以來所有翻譯聖經的人，從德國的路

倪柝聲在“人論”方面的偏差，仍然左右著當今許多基督徒的生命形態與社會參與。

Watchman Nee's biases in anthropology still influence many Christians today in their spiritual growth and engagement with society.

得，英國欽定本的譯者，一直傳下來，都沒有法子確定新約裡面這麼多次的「靈」字，到底那些是指著人的靈說的，那些是指著神的靈說的。……我們得著新的靈時，也得著神的靈；我們人的靈從死裡活過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得著聖靈的時候。我們說聖靈是住在我們的靈裡，但是我們要分甚麼是聖靈，甚麼是我們自己的靈，就不容易分。（《人的破碎與靈的出來》第二章）

倪氏的觀點看似具有聖經神學的依據。無論是舊約還是新約，聖經文本多對於神的“靈”、人的“靈”、人的“魂”這些觀念的指代，並沒有嚴格的界定和區分。因此，基於這種相對不確定的字詞含義，構建宏大的人論和成聖論，其根基是很不牢靠的。

當一種成聖模式允許人性內部沒有墮落的一部分成為成聖主體的時候，就容易陷入“自力”信仰的泥坑。飽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中國人，很容易重蹈這條老路，因為這是儒家君子自修成聖路徑的核心議題。當我們走上這條路的時候，就很難不被強大的文化資源所裹挾，而走上王陽明式的老路，認定“萬物皆備於我”，我所要做的，就是發揮我裡面的良知，克制我裡面的私欲，狠鬥私字一閃念，就可以日益精進、積善成德。在這條路上走多了，裡面的自我會越來越強，驕傲也會越來越盛——儘管這種驕傲的自我會表現為扭曲的謙卑壓抑。

聖經的成聖觀

基於字詞分析以及對聖經文化背景因素的綜合考慮，我們可以對人的內在組成和生存處境作這樣的描述：人的基本成份由屬物質的“身體”和非物質的“靈魂”所組成。人的“身體”與“靈魂”是密不可分的，沒有身體的靈魂，或失去了靈魂的身體，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人”。

人的“靈魂”處在兩種強大的屬靈引力場之中。一邊是魔鬼的誘惑與控制。其主要工作方式，是針對肉體中本來存在的動物性本能，加以扭曲或無節制地放大，形成情欲、貪婪和驕傲；由此而累積起來的世俗文化，則會產生強大的陶造和模塑力量。這一切背後，是墮落天使的黑暗國度與屬靈權勢。

而另一邊，是上帝在人性受造之初所賦予的屬神的形像與樣式（*Imago Dei*）。儘管在墮落的那一刻，這種形像與樣式受到致命的創傷，但人的靈魂仍然殘留著對神聖事物感受與嚮往的潛在能力。通過上帝所賦予的信心，導入基督的救贖之功，人因此得以稱義，並由此開始成聖的過程。

成聖過程的根基，是基督耶穌所成就的救贖，以及祂超越一切的屬靈權勢。成聖過程的主要實施者，是內住於聖徒靈魂裡面的聖靈；聖徒的靈魂在過程中



與聖靈互動同工，也越來越發揮重要的作用。在聖徒成聖過程中，聖靈、聖言和作為聖徒群體的教會，都在模塑聖徒生命中有著重要功用。當聖徒群體發揮影響力，便能改良與轉化社會制度與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神國在地上的運行。

上述兩種屬靈權勢的並存，構成基督徒成聖理論的基本國度框架。也就是說，一個人的“靈魂”，要麼處在撒但的國度與控制之下，屬於“死在罪惡過犯”中的狀態；要麼處於已經“活過來”（弗2:1）的狀態，處在基督所帶來的神國權勢之下。從前一種狀態到後一種狀態的轉化，是“救贖論”（Soteriology）所探討的課題；而“成聖”（Sanctification）是救贖次序（*Ordo Salutis*）的重要環節。

無論是希伯來文的 נֶפֶשׁ（魂）還是希臘文的 ψυχή（生命），指的都是人性的非物質成份；這種成份的初始狀態並非永恆（Immortal/Eternal），但卻具有永恆或神聖的可能性。當這種成份持續以奉獻的心態在信心中與上帝相通，就可能“保守生命到永生”（約12:25）。反之，則可能永遠沉淪。

在新教的救贖論體系中，“成聖”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從改教先驅馬丁路德開始，成聖常常被稱義所遮蓋、所吸收。福音派信仰傳承了這種屬靈基因的先天缺陷，以至於信徒有許多重生得救的見證，教會有許多福音外展的活動，但在屬靈生命的栽培與轉化方面，一直缺少系統論述與實踐。

倪柝聲神學體系所關切的中心議題，恰恰就是信徒生命的轉化與成聖，這就是為什麼倪氏的神學思想不單主導小群，而且滲透到整個中國教會；甚至許多國外的基督徒也對他推崇備至。因而，倪柝聲在“人論”方面的偏差，仍然左右著當今許多基督徒的生命形態與社會參與。

故此，對倪柝聲神學的深層梳理與評論，仍然是一項具有現實意義的任務。✚

作者為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系統神學教授



初返故土服事的淺思

舍禾

筆者全家於2018年7月底離開寄居12年的美國，遷回中國服事。這是我們家最刻骨銘心的一年。當我領著全家朝著自己心中的異象毅然前進時，彷彿坐上了長途過山車，曾險象叢生，瀉入萬丈深淵；也曾驚喜連連，衝上九霄雲外。整個過程似乎是我在美國學習、事奉的大考；而在這場近乎廝殺般的考試中，我們倖存了下來。

回到國內，我立刻投入教會的事奉。雖然只是短短幾個月，卻深覺受到不少衝擊。

教會論的神學界定，經過歷史上長久的探討，已經形成一套普世的體系。但是要將這教義的真理實踐在中國現有的處境中，卻是不易。以下謹將近日一些反思，供讀者參考。

教會的壓抑與限制

初到這大城市，我們被掩埋在牛氣沖天的摩登大廈之下，呼吸中都帶著水泥、霧霾和華麗的味道。住宅區、購物中心、學校、公司、寫字樓、政府部門等，全都是封閉式的；圍牆、攝像頭和安保人員，將城市圍堵成無數獨立的區塊。去拜訪會友，有時候需要出示身分證，不然連住宅區都無法進入。

在這裡，無論是社會或教會，都處在某種張力與壓抑之中。以我個人來說，離開美國回到故土，似乎是進入時空的傳輸機，這一頭與那一頭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完成傳輸的過程叫「穿越」。

本地教會分散在不同的小區塊中；隱蔽性限制了她在公共領域的出面。

真正的牧者稀缺

憂鬱症是這時代留在人們身上的痛苦烙印，它嚴重諷刺了豐富的物質及前沿的科技。到這裡後的最初兩週，我多次前往精神科住院部探訪，發現

患者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們所受治療中的精神虐待。幾位患者幾乎都有相同的經歷：醫生不僅沒有給予輔導，反而全無憐恤之情，常在一群實習生面前肆無忌憚地摧殘病人的隱私；患者若表達抗拒，醫生就會下猛藥，使其昏迷沈睡，並冷冷丟下一句：「你話太多了！」

離開醫院後，我心痛如絞。我想到神寶貴的話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23: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10:11）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代，教會的功用在哪裡？真正的牧者在哪裡？

在這裡，多數教會並沒有牧者，只有主日客座講員。但是，弟兄姊妹多麼需要一心一意牧養會眾、關顧周遭人群的牧者！以這些憂鬱症患者為例，醫者可說是軀體的牧人，而他們靈魂的牧人在哪裡？這不正是一個極其需要牧者的時代嗎？

中國教會一度經歷高速的成長，目前最需要的，是在神的道上扎根。然而，只有深耕，才能生根。教會的傳道人需要轉型為牧養制，拋棄講台供應模式。今日中國教會太需要牧者了！

教會觀有所扭曲

什麼是教會？我們或許會熟練地列出聖經的表徵：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聖靈的殿、是神的家等等。但，教會的本質是什麼？中國的信徒或許需要重新思考。

筆者來自浙江溫州。溫州的基督徒以為，「總會」是自己的歸屬。因此，我們會說：「我是南門片的」，「我是橋頭片的」等等。所謂「片」，是指由多個點（地方教會）組成的聯合型單位；其最高行政中心是「總會」。「總會」可指一個片的總部，也可指由不同的片所組成的更大聯合教會的

今日中國教會的內憂之一，是釐不清事奉者與教會的關係，割不開「大家長」對教會的權力壟斷。
One of the internal challenges in today's Chinese churches is the blurry boundaries between ministry workers and church administration, i.e. the monopoly of "senior patriarchs."

總部。「總會」凌駕於教會之上，它決定堂會（地方教會）的牧養體制及人員的調派。

在很多温州信徒的觀念裡，總會就是教會。最好的資源都集中到總會；堂會的講台是通過總會「派工」來完成；優秀的傳道人並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堂會中事奉，大多是輪派到各地。

這種模式其實非常扭曲。因為教會具有地方性（local church），「堂會」才是基督的身體。在新約中，「教會」一字出現90多次，其中只有15次指普世教會，其餘都是指地方教會。真正的教會是由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組成的；教會的主體是羊群，一切要以羊群能得到豐盛的生命而考量。總會僅是基督身體一種橫向聯繫的形式。



可借鏡的西方體制

從西方的語境來說，總會就是「中央辦公室」（central office），或是「總部」（Headquarters）。以長老會為例，他們的總會稱為General Assembly，可以理解為最高級別的會員代表大會；總會之下為區會（Presbyterian），區會之下為長老和牧師（Ruling Elders and Teaching Elders），其下是會眾（Congregation）。這樣的體制基本上只體現行政架構，並不體現教會作為基督身體的實質。

再以浸信會為例。他們採用會眾制（Congregational），其總會稱為「聯會」（General Conference），地方教會是獨立、自主、自治的，教會與教會之間只是聯絡的關係，聯會並不成為教會的實體。這是既獨立、又聯合的體制。

在此提出一個問題：牧師屬於教會或屬於總會？在長老會體制中，牧師不屬於堂會（Session），而屬於區會（Presbytery）；堂會無權處置不稱職或犯錯誤的牧師，權力在區會；因此，區會是長老會體系的核心部分。

改革宗系統的教會則不同。他們的牧師隸屬

於或駐紮於堂會（Consistory）；各教會是平等的。因此，堂會是改革宗體系的核心。改革宗教會的區會（Classis）不是權力中心，只提供建議與指導。就這一點來說，我個人認為改革宗比長老會更合乎真理。

為此，我對温州式的「總會」提供以下兩項建議：第一，應視「總會」為聯會形式，不是實權機構；第二，應將「總會」改為臨時的議會，而非永久性議會的議會。

機構的功用

古人言，物極必反。對於權力高度集中的總會，一些有理想的年輕事奉者有所反彈；既然在教會中不能實現理想，乾脆自立門戶，建立機構。最近幾年，建機構已蔚然成風；有些事奉者甚至將機構、團契視為教會的新形式。

福音機構的出現，勢必是教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英文將福音機構稱為parachurch，para的意思是「並行在旁」。福音機構是獨立於教會外的組織，橫跨教會之間，多數不隸屬於宗派或教會；機構的職能是陪伴教會、協助教會；它不是使教會的「使命轉移」，而是要協助教會「回歸使命」。

可見，總會與機構理當服務於教會，而不應當將教會的地位取而代之。

教會建制的趨勢

今日中國教會的內憂之一，是釐不清事奉者與教會的關係，割不開「大家長」對教會的權力壟斷；教會沒有具體的規章制度。然而有些老一輩的傳道人認為，建立制度會導致缺乏聖靈運行的靈動性，因而視「建制派」為僵死的教條主義，是腐朽的產物。

一些從海外歸國的「神歸」（讀完神學的海歸），則以建立整全的制度為事奉的目標之一。其中，尊崇改革宗、長老會、浸信會體制的人居多。

以改革宗為例，它逐漸給一些城市教會帶來碩果，但它所產生的副作用也令人跌破眼鏡。今天，改革宗在中國教會的名聲和口碑，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筆者回國後多次被人問到：某某人是哪一間教會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他的教會是異端嗎？是改革宗嗎？將異端與改革宗相提並論，這實在出乎我意料。

經了解，我才明白：不少持改革宗神學的人，大多亦手持赤棍！他們有《羅馬書》和《加拉太書》的剛烈激情，但卻缺乏《哥林多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的溫柔感化；往往

我們十分需要參照海外宗派中好的體制、會章、教會紀律，並結合中國各處教會的處境，走出一條屬於中國教會的建制之路。 We need to learn healthy structures, by-laws and disciplines from overseas denominations and integrate them with the local contexts to find a path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churches.

只講公義而沒有慈愛。用這樣的心態來建構教會體制，筆者以為，也是一個死胡同。

我們十分需要參照海外宗派中好的體制、會章、教會紀律，並結合中國各處教會的處境，走出一條屬於中國教會的建制之路。

栽培後進的急迫性

可惜的是，一些教會在培育後人的路上非常落後。教會領袖不情願培育未來領袖，免得自己被取代。所謂領袖或同工培訓，不過是在維繫「老人治理」的壽命；培訓者極少向這些現任領袖灌輸一個重要概念：「領袖是使他人成為領袖的人」。

筆者多次聽到一些「老領袖」言不由衷地感嘆：教會問題嚴重、一代不如一代、後繼無人、年輕人出走等。其實，假如每次領袖培訓都能攜帶新人出席，教會何愁後繼乏人？現任領袖非常需要物色新人，竭力予以引導、扶持、訓練，使他們早日成才。

此外，神學教育需要本土化，接地氣，這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中國教會未來的神學教育，不能全盤照搬西方的課程與模式。神學院要培養適合本地教會的牧者，所以要擺脫成為西方神學院分校的局面。我們不能僅僅為西方神學院做嫁衣，要建立基於聖經的「本土化」神學課程。

我們也要提高學術要求。在師資上，要以專任教授取代以往密集課為主的授課方式；當今最需要的，是既有高深理論、又具牧養經驗的「牧職神學家」或「神學型牧者」。在學生方面，則必須要求高起點、高素質。我們要根據現實，從本土化入手，來培育未來的牧師和領袖。

中國教會正處於轉型階段。來自政權的迫害與控制越來越嚴重，發展空間越發收緊。甚至網絡也大遭打壓，監控來到最大限度。登記的問題目前非常嚴重，有些教會的同工爭相去政府登記，好藉此獲得掌控教會的權力。這真是幾十年來聞所未聞的事；如此一來，教會豈不是被帶向更多重的十字路口？實在令人憂心忡忡。

然而在這四面楚歌、風聲鶴唳之際，我們還是要謹記耶穌的話：「我要把教會建造在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太16:18）我們所事奉的主是宇宙的主宰，又是人類歷史舞台真正的導演。在洪水泛濫之時，祂必定要引導祂的教會，在風雨飄蕩之中繼續往前邁進。

作者現在在中國牧會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15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一輯 ____本 第二輯 ____本 第三輯 ____本

第四輯 ____本 第五輯 ____本 第六輯 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恩福靈筵—馬太福音》 ____本（12元）

____ 《恩福靈筵—使徒行傳》 ____本（10元）

____ 《恩福靈筵—羅馬書》 ____本（8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 ____本（9元）

____ 《恩福靈筵—啟示錄》 ____本（10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 ____本（15元）

____ 《當淚眼望向榮耀—八福闡析》 ____本（10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 ____本（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 ____本（20元）

____ 《宇宙本體探究》 ____本（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 ____本（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 ____本（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 ____本（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 ____本（10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 ____本（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 ____本（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 ____本（15元）

____ 《談天說地》 ____本（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 ____本（10元）

影音產品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DVD（2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____ 恩福佈道培訓系列 CD（10元）

第一套 ____ 第二套 ____ 第三套 ____

奉獻支票請寫：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傳福音給這一代

新人之家的故事

資料/圖片：何藝
文字：本刊

近幾年，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大量招收華人學生。這兩年，從中國來的新生人數都超過一千，加上碩博研究生，全校華生總人數已破五千。

由於UCI對宗教活動開放，各種基督教團體皆很活躍。這似乎是向華生傳福音的大好機會，但要在這個禾場收割莊稼，卻不如想像的容易。

令人擔心的觀察

已經在UCI作學生工作幾年的何藝傳道，觀察去年幾個華人團體在校內舉辦的迎新活動，頗為擔心。有些迎新聚會裡，台上講員唱作俱佳，邀請來的新人卻一臉茫然，不久就開始拿出手機滑著；到了中場，講員仍盡心盡力，新人卻陸續腳底抹油；最後幾乎只剩主辦人員撐住。

傳統的迎新方式，是藉著接機服務，與新來的學生認識，接送他們，幫忙適應美國生活，再加上聚餐、野餐，最後才把他們帶到迎新會和教會。過去，經過這些努力，總會有一些學生留下來。

然而這幾年，UCI的中國學生會力量愈來愈大，幾乎不需要其他團體幫忙，接機與服務都可搞定。另一方面，近年在離開中國之前，留學生多少被打過「預防針」，對宗教活動（基督教、法輪功等）要保持警覺。再有，來UCI的學生大半家中寬裕，不久便買車，自由地遨遊四處。

因此，當他們踏入基督徒的聚會，巨大的文化差異讓他們難以適應，很快便躲入自己的手機圈，甚至心情不爽而提早離開，也不會不好意思。

在中國已經信主的學生，過去常可以成為迎新的「班底」，但從2017年開始，或許由於中國對中學生信仰的管制加強，這樣的學生幾乎是鳳毛麟角。反而所謂的「美高生」，就是高中就來美國讀書的，倒有一些已經信主。

重思服事目標

何傳道多年前在英國留學時信主。經過崎嶇

的蒙召過程，她特別感受自己欠學生福音的債，所以在走上傳道之路後，她一心一意投入學生事工。

她曾以「把學生帶到團契」為目標，但她發現，這些學生畢業之時，最多只會感謝大家的熱情接待，極少人會對信仰認真，更不用提以後會再去教會。所以，她轉變方向，以「讓學生紮根教會」為目標：學生不應該是教會的客人，要投入教會成為肢體，按各自的功用彼此相助，叫基督的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並且也學習用恩賜服事眾人，成全聖徒。要達到這目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不過，成效相當明顯。當學生們有了教會觀、習慣了教會生活，畢業後多半願意在所居之地尋找教會參與。

但是，海歸的學生愈來愈多，而中國與北美的情境完全不同。在當前國內緊縮的宗教政策之下，這些剛信主不久的年輕人，是否有力量面對嚴峻的考驗？如何才能短短幾年中，使學生在信仰上成熟又堅強？這無疑是極大的挑戰。經過深刻的反思，何傳道認為，只有一個途徑：使學生生根在神的話中，無論外面的環境如何，都能以新人的樣式活在同齡人中，成為真正的門徒。

從零開始，從心出發

新生大半是零零後的世代。要與這群習於自我中心的學子個別建立關係，把毫無信仰背景的他們帶到基督徒當中，進而讓他們願意查考聖經，實是難上加難。或許，不願聽權威、瞧不起老套的零零後一代，最能聽進去的話，是自己同輩所說的。

今年，何傳道與夫婿泰吉在神的帶領下，從零開始，重新成立一個團契。他們以一年的時間，專心培育了幾位學生，訓練他們把神的話真實存在心中，活在生命中，並學習個人佈道，親身體會神話語的能力。新學期開學之前，他們在學校重新登記了社團，叫它「新人之家」。

「新人之家」今年九月展開迎新了。他們放棄接機等傳統方式，採用學生們熟悉的手機社交平

「新入之家」存著戰兢的心向神祈求，提出一個大膽的數目：迎新聚會有100位新生來參加！
New Life Fellowship prayed with trembling hearts for a bold number: May there be 100 new students at the welcoming party!



台，來接觸新生，並且精心準備對準這世代胃口的小禮物，贈送給願意聯絡的人，微信的團契群人數很快增加。

試了，成了！

「新入之家」存著戰兢的心向神祈求，提出一個大膽的數目：迎新聚會有100位新生來參加！他們打算不請外來的講員，嚐試讓學生對同齡人進行個人佈道。

九月份，陸續有新到的基督徒來到團契。幫助新舊成員相識、融合，預備校園社團大展的攤位，協助每個學生打磨個人見證，發動學生設計包裝禮物等等，讓何傳道夫婿忙得不可開交。

9月21日啼聲初試，舉辦碩博士迎新。泰吉弟兄以博士生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何傳道講短信息。來了近30人，超過一半是福音朋友。大家分桌，剖心談信仰體驗。欲罷不能，是

個好兆頭。


9月27日。活動中心窄長的房間不斷湧進新面孔，總共來了136位新生！加上近25位學生同工，房間已達飽和。20位前來幫忙的青年肢體，只能站在走廊。兩位同學先向全體作見證，再由每一桌的桌長向桌友分享個人見證，並逐個陪談。預定6點開始，9點結束的聚會，拖延了將近一小時，同學們紛紛被小組長們的經歷感動，願意敞開自己的故事分享，不捨得離開。

繼續吧！忍耐著結實

迎新活動不是結束，而是開始撒種。接下來兩週，從百位新福音朋友中，他們過濾出十位真心願意深入了解信仰的新生，用一個週末為他們舉辦三天兩夜的小型福音營。三天的信息都由學生輔導主講，解析耶穌基督的福音，說明基督徒的敬拜生活。配上貫穿三天的暖心遊戲，與會的二十幾位很快打成一片。

培訓基督徒的查經事工不能鬆懈。週間弟兄三組、姊妹一組的校園查經班，將神的話生根在他們心中。新開學的週五團契，以講解馬太福音為主，從耶穌基督的降生到祂的受死和復活，再次讓新同學們深刻思考福音。週日鼓勵學生參加主日敬拜，並為新生開主日學。而訓練學生作講員，也是週間的另一個重點。

學期過得很快，轉眼寒假就到。何傳道立刻要積極準備下一個門訓營和背經營了。

期待啊，願神的話語在零零後世代的身上再次彰顯大能！

何藝為恩福的特約宣教士

編按：本文內容摘錄自作者2018的感恩禱告信。

轉眼之間2018年已經接近尾聲，我們一家回國服事已經快兩年半了。在一次一次的艱難之中，我們總能感到有人在為我們禱告，與我們一同爭戰。這些馨香的祭必定都在永恆中被紀念。

身體的試煉

大約一個月前，一次周三的禱告會上，在輪流分享禱告事項時，我說感恩我們一家最近兩周平安無事，是兩年多來難得的平穩放鬆的時間。不料，四天之後在去主日聚會的路上，我就突發心絞痛，呼吸困難，被送到急診，好在沒檢查出什麼問題來。

一週後，易君體檢查出了多發性肝內膽管結石，最大的已經1.4釐米了。又過了一周，一位家長非常憤怒她兒子聖誕節準備受洗，作出種種威脅舉報的事。再過幾天，我們的兩個孩子相繼發燒病倒。

這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小切片。這兩年多我們常處在動蕩、壓力和撕扯之中，雖總覺力不能勝，但主總是賜給我們更多的力量，帶我們一關關的度過。我們心中仍然有這世界奪不走的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雖然如此，我們的身體卻仍帶著這些壓力的印記。我回國後不久，就開始渾身肌肉緊繃，要刻意深呼吸來放鬆；最近已經嚴重到精疲力盡，即使刻意放鬆也維持不了幾分鐘。易君說他也長期處在這樣的狀態。回想在美國那種呼吸順暢

感謝主，在我一切軟弱和愚鈍中，主加倍地賜給我智慧、勇氣、決斷、愛心、信心和盼望。

Despite my weaknesses and sluggishness, the Lord still granted me wisdom, courage, determination, love, faith and love more than I asked for. Thanks be to the Lord!

爭戰與蒙恩的一年

薩林娜

的自由狀態，恍若隔世。

在恩典中事奉

然而在服事的禾場，我們歡喜見證神大能的工作。

近幾個月來，教會的學生事工拓展得很好，目前有約30位本科同學（零零後）來聚會，這些孩子對信仰非常認真，單純，也有很强的思考和反省能力，樂意服事，給整個教會注入新鮮活潑的生命力。

教會人數增長，大家真的像一家人一樣親密、信任，同心合意地建造神的家。很多老信徒也突破瓶頸期，開始進入與主更豐盛的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易君擺上了巨大的時間、精力、服事、愛和禱告，我為他感恩。我也竭力在教會中擺上自己，盡量成為許多人的朋友，心靈的陪伴。

心理輔導的進展

我仍然規律地進行一對一心理諮詢。客戶大多為未信主的社會人士，案例很複雜，包括抑鬱症、雙向情感障礙、自殺傾向、反社會人格、精神分裂、交鬼、同性戀、家暴、童年性侵、離婚、出軌、問題兒童和青少年等等。

常常一天工作結束時，我感到體力、心力和靈裡透支；人性的黑暗與醜陋常讓我感到透不過氣。然而感謝主，在我一切軟弱和愚鈍中，主加倍地賜給我智慧、勇氣、決斷、愛心、信心和盼望，案例都在朝更好的方向走，經歷成長和蛻

變，這讓我感到不可思議。

好幾位客戶對基督教開始充滿好奇與好感，想要認真尋求信仰。積極的反饋很多。有人說，在認識我之前，幾乎不再相信這世上有美好和善意的存在；也有人說，我的工作是他見過最有意義的；有位自殺邊緣的女士，從嚴重的婚姻危機中出來，她說我是上天派來的天使。

何等感恩主讓我守在這個崗位上，能觸摸到人裡面最黑暗和最疼痛的地方，並帶去光和醫治。我常感戰兢不配，也常覺勢單力薄，需要團隊，更需要禱告的托住。

與此同時，我也開展心理輔導的教學，培訓各教會的領袖和有負擔的信徒，目前已經第12期了。同時，我也在見縫插針地開展不少心理建設類的公益講座。最近得到機會可以去一間公司做業務骨幹的團隊培訓。

全家都蒙福

我的父親今年四月突發腦梗阻，顱內大面積出血，喪失行動、語言和吞咽功能，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搶救過來後住院一個多月，又查出肺部有結節，最後確診為肺癌中晚期。一位專家讓我們準備後事。

爸爸病倒後，媽媽精神不穩定，弟弟夫婦分身乏術，我成了整個家的頂梁柱。在日夜照顧爸爸、陪床的同時，我還要不斷安慰，激勵其他的家庭成員。我不停禱告，分享聖經

的話語，在病房中常唱詩歌。爸爸略微恢復語言功能後，他說他在不能動不能說話的時候，一直在禱告，而且神給了他確信，一定會好起來。之後我把爸爸接到北京，接受了微創手術。在神的恩典之中，爸爸的恢復神速，現在行動自如，說話流暢，思維敏捷，恢復了工作，身體比病前更好，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們一家都知道這是神的恩典。

我的公公在小區樓下找到保安工作，情緒變好很多。婆婆信心很強，還帶人信主！

我的女兒對主的信心又單純又熱烈。之前她所在的教會幼兒園放假，我們把她和弟弟送到一個大學的附屬幼兒園，她一去就努力講福音。之後，她不要再回教會幼兒園了，她說，那裡的老師和小朋友們都已經信主了，但現在的幼兒園裡，還有許多人不認識主耶穌，如果她不去，誰帶他們認識耶穌呢？這份信心和對靈魂的愛，真是讓我們感動！兒子憨厚可愛，病弱的體質最近也有些改善。

我們夫婦把服事家庭和子女作為優先次序，竭盡所能地多陪伴。我們倆之間的溝通交流深入親密。整個家庭在恩典中朝健康穩定的方向邁進。

感恩所有對我們一家陪伴、關愛和支持的人，祝願每一位都能以最好的狀態迎接新的一年到來。

作者現在中國事奉

在癌病中與神同行

沈穎



編按：沈穎姊妹是恩福畢業生劉陽的妻子，《境界》的主編之一。今年9月她被診斷小腦長了腦瘤，屬乳癌晚期的轉移。全球各地許多肢體為她禁食禱告。她的治療分三階段，第一階段為腫瘤切除，10月5日她經過13小時高風險的腦瘤與頸椎手術。第二階段為十次放療，第三階段為六個療程的化療，從11月14日開始。

沈穎患病後，神更新他們夫婦的靈性。劉陽於境界所刊《十月，我們悔改在十架前》中分享：在《境界》服事的這六年，一些時候我們婉拒邀請、不站出來講話；表面謙卑，背後實則是畏懼。直白說，我們擔心魔鬼的控告和恐嚇。然而，死亡突然激活油泵、加滿了沈穎的油箱。很多長久以來羈絆我們的東西被燒掉了。這讓沈穎勇敢起來，向死而生，全然投靠主。不是死到臨頭，總是除不掉虛偽和世故。雖然我們已

經把自己獻上做柴，但心裡卻想控制燃燒的時間和速度，我們必須交出最後一點自主權。

本文節錄沈穎在《境界》陸續刊登的部分內容，並請大家為她的康復代禱。

在風雨中，神藉著疾病舉起一個小女子，釋放祂十字架的信息，提醒教會和信徒：走出虛假繁榮的屬靈泡沫，走出虛偽爭競的宗教江湖圈子，走出在教會裡為建立個人王國而以屬靈虐待傷害轄制神兒女的黑暗。

細數恩典

事未發以先

2010年，我們夫婦剛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參加一個白人教會聚會。一位路過的五代猶太牧師為我們各自禱告，說出：沈穎是屬神的女人，將為主得到成千上萬人。當時我想，怎麼可能呢？但是2013年我們創辦《境界》，六年來影響了數百萬讀者。

病中我讀到以賽亞書42:9：“先前的事已經成就，現在我將新事說明，這事未發以先，我就說給你們聽。”神藉此節經文，向我說明了當年的事。

上帝的時候

2011、12年，基督教媒

體中異端很多，對我的刺激就是：異端為他們的假神都能這麼擺上，做出這麼好的媒體，但我這樣的專業媒體人卻沒有為主擺上，很羞愧！所以雖然2013年我們自己的條件很不成熟：老大才一歲多，老二剛懷上三個月，我們仍然開始了《境界》。

現在看，從2013到2018年是中國基督教媒體發展的黃金時期。只有上帝知道這個時間窗。在我們最軟弱最不方便的時候，上帝要我們破碎、順服。回頭想，我非常感恩。



病中享受主愛

2014年，神感動一位素未謀面的代禱者，每天為《境界》跪下禱告一小時。她要我記住，任何時候只要想到耶穌

愛我，就可以勝過一切艱難。在檢查室裡，我得到一個當下喜樂的秘訣：任何與死亡面對面的地方，就是與主約會的地方，是單獨享受主愛的時刻。

關係得到修復

在生病過程中，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裡面很多的罪。我想和在和父親的關係裡，我的剛硬。我經常怪父親不理解我，但是我這次才意識到，我不夠包容父親。在醫院裡我第一次向他認罪，爸爸也和我認錯。他第一次告訴我，他很愛我，我很感動。後來他信主了。

這段時間我們家族經歷了極大的醫治。雙方的父母都轉向神，並為我禱告，向耶穌說：耶穌得勝，沈穎，神贏！家族常常向魔鬼低頭的慣性，藉著這次疾病得到了很大的扭轉。這是最大的禮物！

眾人代禱的恩典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結局。如果在走的那一天，有許多人在為你禱告，幫助你的生命，真的很感恩。

被死亡帶到十字架下，我看到：比起外界的逼迫，更深逼迫我們的，是裡面的罪。 Led to the cross by the threat of death, I realized that the internal sinfulness of man could bring terrible persecutions severer than external hardships.

悔改的信息

十月，我們悔改在十架前

Original境界君 iijingjie 10月12日



裡面的罪

被死亡帶到十字架下，我看到：比起外界的逼迫，更深逼迫我們的，是裡面的罪；比起環境的風暴，更讓我們每天作死作活的，是老我的習性。我們之所以那麼難以忍受外面的王，是因為我們裡面的自我要做小皇帝。

不再與魔鬼簽約

我意識到，即使我是傳道人，在服侍神，但暗中我卻常常留地步，跟魔鬼簽約，同意它把負面的思想放在我裡面，對神的話打問號。我不能把責任推給魔鬼，是我自己簽名同意的！這次我有這麼大的釋放，是因為我真正不願意再跟魔鬼簽合同了。

我要完全把主放在第一位，主的位置超過丈夫、超過妻子、超過孩子，超過父母，超過所有一切。當孩子看見你在教會裡服侍，在家中卻聽老婆、聽丈夫，受人的轄制，他們就會反叛，去反抗神。

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是神給我們的出路。信靠主的十字架必能得勝！無論在怎樣艱難的景況中，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呢？神在拆毀拔出，更要建立栽植。只要我們再次回轉向祂，祂必轉向我們，復興我們，使用我

們。

我們屬於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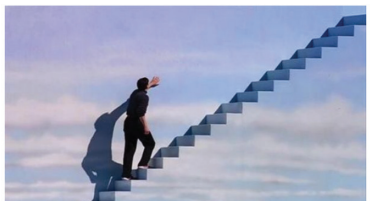
我們終將站在主面前，因此，我們是問心無愧還是虧欠羞愧，此刻就要搞清楚。當那刻，神會說：“你是屬我的嗎？”我們是否只是屬於人的（屬於丈夫或妻子、屬於孩子、或屬於自己）？（沈穎被推進核磁共振的房間時，感覺好空曠；忽然一個意念跳出來，好像有聲音對她說：你是屬神的女人。她立刻哭了出來，感到重擔脫落，又被喜樂充滿！）

小心肉體的偷襲

我們要警惕肉體的作用。肉體的問題是會回來的。我們以為對付過的問題、對付過的罪，過了一段時間它會死灰復燃，所以要謹慎小心。肉體常常偷襲我們。面對逼迫的時候，不要以為環境很厲害就害怕；從肉體來的作用對我們的影響更大。

不要想用聪明的办法逃避逼迫
——《十月，悔改在十字架前》系列之二

Original境界君 iijingjie 10月17日



不要逃避十字架

客西馬尼園裡的苦杯要照主的意思成就。背起十字架，就是與坐在天上的耶穌一起爭戰。各人有自己的十字架。這個世代，許多人在感情、親密關係和自我中心當中受苦；把這些交付十字架，與耶穌一起爭戰，才能得到自由。

有三個80後的傳道人來看我，我問他們，你們各自的十字

架是什麼？一個說，是家族裡面情緒的重擔，母親有情緒問題，自己曾經有過後來被醫治了。我說，為家族的爭戰禱告是持久的，不要只看重外面的事工。另一人說，他找不到女朋友。我讓他放下完美主義，完全依賴神。第三位說，安逸的環境也可能是十字架。我說確實是，這個十字架也很難，我們的裡面要更渴慕從受苦當中去經歷神。年輕人不要逃避自己的十字架。

重擔脫落

以賽亞書22:25：“萬軍之耶和華說：當那日，釘在堅固處的釘子必壓斜，被砍斷落地；掛在其上的重擔必被剪斷。因為這是耶和華說的。”每個人身上的釘子都要脫落，重擔脫落，罪脫落。許多人想要神的榮耀，想要好看、光鮮，卻不肯付代價，精於和神計算；這使得服事者遭受極大的轄制。這種轄制只能靠順服神來剪斷，讓神來動工。

大悔改帶來大復興

中國的教會和信徒需要一場大悔改！回到十字架的道路上，回到福音裡！唯有大悔改，才能應對大風浪。在這個追求安逸與舒適的時代，苦難成為服事主真正的發動機，成為神加在我們裡面的油。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神的智慧何其難測。

靠信心得勝

神正开始全新的季节，悔改是关键！

Original境界君 iijingjie 10月16日



我有一個從上而來非常強的感動，就是要忍耐等候。等候時，不要失去勇敢的心。
I had a very strong spiritual inspiration, that is, to wait patiently, and do not lose courage while waiting.

完全被接納

我從小因為計劃生育政策有可能被墮胎，所以總覺得自己是多餘的。我們每個人從小到大受到很多的拒絕，裡面很多傷害。福音的力量，就是萬王之王耶穌基督不會拒絕你，祂完全接納你，並替代你一切的痛苦，祂受的鞭傷使你得醫治。耶穌基督的愛會醫治我們裡面的排斥，修復我們跟所有人的關係。

在惡劣的環境中經歷神

約瑟在患難中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最惡劣的環境中，憑著神與他同在的能力，他可以從絕境中起來，被立為宰相。神鼓勵我：不要在疾病中看輕自己。如果上帝的靈與你同在，祂可以在最惡劣的艱難的環境中高舉你，然後使用你，恩膏你，揀選你。

如果我們拒絕惡劣的環境，也等於拒絕了主的祝福。我對可能會遭遇逼迫的弟兄姐妹要說：在逼迫當中，神會恩膏你、提拔你；不要懷疑主的話，要抵擋從魔鬼而來的拒絕和懷疑，相信在最艱難的環境中，主的恩典也夠用。

信心之旅

神呼召亞伯拉罕踏上信心之旅。面對癌症，神不斷把“信心之旅”這四個字放在我心中，向我挑戰：你怎麼知道癌症不能被主治癒？你對主的信心有多少？

過去我習慣在自然的領域中事奉神，但神是超自然的。聖經中的神蹟奇事哪一樣不是在超自然中發生的？我就在這個過程中緊緊地抓住神！抓住對神的信心！不管別人怎麼說，我都要相信神。

神仆人的苦難，不只是仆人自己的事

Original 境界君 iijingjie 10月4日



向下和向上的箭頭

神給我看一個向上的箭頭和一個向下的箭頭。癌症就像向下的箭頭，讓人沮喪、失落、壓抑、恐懼（很多癌症晚期病人是被嚇死的）。向下的力量太强，身邊的家屬也會被帶著走，這就是現實。

然而當我們越對主有信心、越能夠抓住主的應許、越相信神必醫治的時候，我們向上的力量就越來越大。其實向下的力量是一定的，你可以把它帶來的恐懼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但是當我們不斷加強向上的力量，超過向下的力量時，我們就可以勝過魔鬼。

要忍耐等候

中國很多事情在變化，新媒體的空間在縮小，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說了。中國教會整體進入被逼迫的狀態，基督徒開始懼怕。感謝主，在這個時候使用我這樣一個卑微的使女、不配的器皿，用自己的生命見證來分享：不要怕，只要信。我有一個從上而來非常強的感動，就是要忍耐等候。等候時，不要失去勇敢的心。

不要逃避逼迫

我們既然是主的僕人，就必然受逼迫，所以不要想用各種智慧的方法、各種聰明的恩賜去逃避逼迫。屬肉體的必定會逼迫屬靈的，這是我們必須經歷的試煉。

不要以為不能很多人在一起聚會，就是最大的事情，因此想用最多的力氣去應付它。從肉體來的成名的欲望、驕傲、世界的情慾，對我們的逼迫更大。新的世代裡，對牧者、傳道人、年輕的弟兄姐妹有很多試探。不要以為可以站住，特別是自以為可以站住的，反而要跌倒了。

不要害怕

神賜給我好多經文，提醒我不要害怕。例如，以賽亞書41:9：“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賽亞書43:1-2：“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你從火中行過，必不被燒，火焰也不著在你身上。”

勝過魔鬼的招術

對於全然擺上的僕人，魔鬼的最後一招，就是威脅取其性命，讓眾人懼怕，不敢擺上，以致和主計算，討價還價。我們不知道主最終會怎麼使用我們，但求祂的榮耀覆蔽我們！✚

作者是《境界》的創辦人與主編，資深記者。《境界》郵箱 jingjietougao@gmail.com

(接封底)

是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耶利米哀歌3:21-22）

去年11月底，網上流傳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的一段演講，他在訪問以色列後，受到極大的觸動。他發現，這個流亡全地兩千餘年、重新建國剛滿70年的國家，法定面積比北京市還小，在強敵環伺之下，卻有驚人的成就。儘管自然資源匱乏，一半地方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但如今蔬果卻大量輸出，成了歐洲的廚房；人口僅僅800萬，卻擁有7000多家高科技創業公司。

周教授將以色列的成功歸結為兩點，其一是虔誠的信仰——深信自己是上帝揀選的子民，其二是「與上帝較力」的教育模式——敢於挑戰與創新。

對持無神論的周教授而言，以色列最足以借鏡的，是前沿創新、注重想法、相信未來、及樂觀的精神。其實，他並不明白，對上帝的信心才是這一切背後真正的動力。

一方面，對創造主宰的信心，成為以科學探索宇宙秩序的依據。另一方面，對上帝慈愛眷顧的信念，是這個民族存著盼望與樂觀的前提。

藉著上帝跳過牆垣

猶太人視為上帝啓示的聖經，開頭便明白指出：逆境為罪人世界的常態。伊甸園萬物和諧、風調雨順的美好光景，因為人的悖逆而消失：「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創世記3:17,18）人際關係因著罪而陷入黑暗。從亞當的家開始，夫妻反目、兄弟相殘；社會上人心詭詐難測，凶殺報復充斥；國際間若干年必興干戈，滅族之恨往往千年難解。

倘若明白逆境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我們遇到困難時，心裡便像打過預防針，有反擊的餘地。但有些成長於順境的人，就像溫室中的花果，經不起風吹雨打，成了草莓族。

聖經的目的就是指示人：信靠上帝便能有今生和永生的盼望。聖經的故事和人物，無不敘述在逆境中怎樣能存活，並能得勝。大衛用極其生動的詩句描繪：「曾有死亡的繩索纏繞我，匪類的急流使我驚懼。……你必點著我的燈；耶和華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我藉著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上帝跳過牆垣。」（詩篇18:4, 28, 29）

上帝必施行救恩

在二次大戰時幾乎遭滅族的以色列，現今在列國面前展現奇蹟，讓世人震撼。希伯來書11章舉出無數歷史事蹟，指證這群上帝的選民所以能有今日，都是因為信心的緣故。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們離開埃及，不再作奴隸，真正成為民族的事蹟：「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11:29）

當時幾百萬赤手空拳、攜家帶眷的以色列民，前有紅海、後有追兵，按人看來唯有死路一條。然而，摩西卻大膽向百姓宣告：「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出埃及記14:13-14）

顯出神蹟的信心固然為後人津津樂道，但真正的信心乃是像但以理的三友，面對火爐仍敢說「即或不然」——即使沒有神蹟出現，還是相信神有美意，祂必彰顯祂的作為。這樣的信心讓使徒保羅可以在監獄中高聲讚美，讓初代信徒甘願進入鬥獸場中迎向獅子。

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信心。藉著信心，我們必然可以得著神的指引，明白神的心意，領受神的智慧，以致能排除萬難，繼續往前走。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是處於逆境中的楷模。表面看來，他正面對世上不可擋的權勢，但真實的狀況卻是：神的旨意要透過十字架成就。在人再也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唯有效法主，不斷地懇切禱告：「願你的旨意成就！」

我們無力舉步的時候，神必抱起我們向前，超越一切困難，甚至超越死亡。在祂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祂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提摩太前書4:8,10）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在逆境中往前行

蘇卿

「我藉著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上帝跳過牆垣。」（詩篇18:29）

沈甸甸的陰霾壓在這
個新春，因為2019
年肯定將不平靜。

世界領銜國家的元首沒有一個安度2018年的尾聲。中美兩國正在經濟第一線上磨拳擦掌，互相較量權謀。歐洲亦不平靜：龍頭德國總理鐵娘子默克爾，在12月辭去基民黨黨魁的演講中真情畢露，流淚表示面對世局和國家，心情「低沉而悲觀」；法國由基層民眾牽頭的「黃背心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將巴黎等大都市搞得狼藉一片；英國脫歐事件始終無法擺平，眼看即將各方都不

滿意的結果。此外，俄國與烏克蘭幾乎兵戎相見，中東更是無一寧日。

分散在全世界的華人被洶湧的波濤衝擊，難免不感到惶惶然。中國又不斷傳來教會遭打壓、會堂被查封、十字架被拆毀焚燒、信徒被威脅拘捕的消息，讓華人基督徒更多了一份心連心的哀慟。

我們不至消滅

按人之常情，面對逆境必然恐懼戰驚、不知所措，想要臨陣脫逃。滅頂的巨浪甚至會讓人絕望，放棄求生。然而，先知耶利米在國破家亡、餓莩遍野、困苦窘迫如茵陳苦膽的當下，卻如此宣告：「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轉封底裡）